

托爾斯泰選集

I

復活

第三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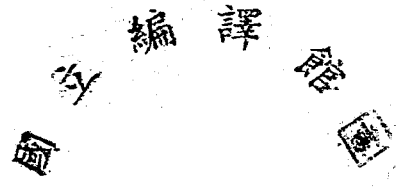
879.4 國立編譯館圖

書號 ~~883.8/0044~~ 總登號 10148

編著者 高植譯

書目 復活 V.3

借期



879A
總登號 10148 書號 ~~883.8~~
0044
*3

MIG
1512.44
P6/2

10148^二

譯文叢書

托爾斯泰著

高植譯

復

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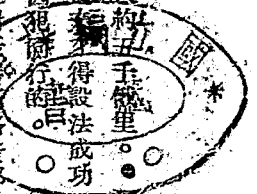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3 1760 6578 1

瑪斯洛發同行的那一批囚犯走了大約五、六英里。瑪斯洛發和別處犯乘火車與輪船到達了撒爾密，只是在這個城裏黑流道。瑪斯洛發得設法成功，把她調到政治犯當中，這是保高杜好美斯卡勸他做的，她也是與這一批囚犯同行的。

到撒爾密的途程在身體上與精神上對瑪斯洛發都是很難受的。身體上——因為擁擠，汗穢，和不給她安甯的可恨的害虫；精神上——因為同樣可恨的男人們，他們是和害虫一樣，雖然各站不同，却處處是同樣地煩擾、粘着、不給她安寧。在男女囚犯、典獄、護送兵之間形成了無恥的墮落的習慣，每一個，尤其是年輕的婦女，假如她不願利用自己的婦女身份，便須經常地戒備着。這種不斷的恐怖與鬥爭的情形是很難受的。瑪斯洛發由于外表的動人和她的為人共知的過去，特別受到這種煩擾。她現在給與糾纏她的男人們的這種堅決的拒絕，令他們覺得是一種侮辱，引起了他們對她的惡感，她和非道雷亞及塔拉斯的接近減輕了她在這方面的處境，塔拉斯知道了他妻子所受到的煩擾，願意自己做囚犯，以便保護她，從下



(南)

●的盒五千零六十七公里。——譯者。

城起他便是一個囚犯，和囚犯們一起走了。

移轉在政治犯當中，改善了瑪斯洛發在各方面的情形。不僅政治犯們住得好一點，吃得
好一點，少受到虐待，瑪斯洛發的移轉還這樣地改善了她的精神，就是，男人們的這些糾纏
沒有了，並且可以生活着而無須時時想到她現在所極願忘記的過去。然而這個變化的主要的
好處是在她認識了幾個對她有一種決定的，最有益的影響的人。

瑪斯洛發被准許了在休息站上與政治犯住在一起，但因為是健康的婦人，她必須和刑事
犯們走在一起。離開托姆斯克以後她便是這樣地走着。有兩個政治犯也和她在一起步行着，
瑪麗亞·芭芙洛芙娜·施切蒂尼娜，就是聶黑流道夫和保高杜好美斯卡雅會面時令他注意的
那個美麗的羊眼的姑娘，和流放到亞庫次克縣的西蒙生，就是聶黑流道夫也在這次會面中所
注意的那個眼睛深凹在額下的、黑的、亂髮的青年。瑪麗亞·芭芙洛芙娜步行，因為她把車
上的自己坐位讓給了懷孕的女刑事犯；西蒙生則是因為他認為利用階級特權是不應當的。這
三個人，和其他坐車後走的政治犯們分開，清晨很早便同刑事犯們上路。在到達某大城之前
的最後休息站上便是如此的，在這個站上囚犯們由新的護送官接管。

活 復
是一個陰雨的九月的清晨很早的時候。時而落雪，時而下雨，帶着陣陣的冷風。全部的
囚犯們，四百個男人和大約五十個女人，已在休息站的院子裏，一部分擁擠在護送隊長的旁

邊，他在把兩天的伙食錢分散給囚犯代表們，一部分在被准許進休息站院子的女小販們那里買食物。可以聽到數錢的、買東西的囚犯們的聲音和女小販們的尖銳聲音。

卡邱莎和瑪麗亞·芭芙洛芙娜都穿深統鞋與短皮袄，裹着披巾，從休息站的住所走到院子裏，向女小販們那里走去，她們坐在高牆北牆的避風處，互相爭先地喊賣貨物：新做的餅，鹵包子，魚，通心麵，粥，肝，牛齒，蛋，牛乳，有一個甚至還賣烤小猪。

西蒙生，穿橡皮短褲，橡皮套鞋——由繩子在羊毛襪子上繫緊（他是素食主義者，不用宰殺牲畜的皮），也在院子裏，等候囚犯們起程，他站在階梯的旁邊，在記事冊上記着他所感觸的思想。他如下：

「假若，」他寫，「徹菌觀察研究人的指甲，認為牠是無機體，同樣地我們觀察地壳時認為地球是無機體；這是不正確的。」

買了蛋，一包圓麵包、魚、新鮮的小麥麵包，瑪斯洛發把這一切都放進了行囊，瑪麗亞·芭芙洛芙娜和女小販們算賬，這時囚犯們當中有了動靜。大家沉默了，人們開始排列。軍官出來了，下了出發前的最後的命令。

一切如常：點數，驗錢的好壞，把帶手鐐走的人聯繫成對。但忽然聽到了軍官威嚴地憤怒的叫聲，身上的毆打聲，小孩哭聲。一切靜穩了片刻，然後在人羣中又波動了洞聲的低語

瑪斯洛發和瑪麗亞·芭美洛芙娜走到聲音的地方。

走到鬧聲之處，瑪麗亞·芭美洛芙娜和卡邱莎看見了下面的事情：軍官，有美醜難認的結實的人，皺着眉，用左手拭着在囚犯臉上打得發痛的右掌，不停地說出無禮而粗暴的謾罵。在他面前站着一個長而瘦的、剃了半頭的囚犯，着短外套和更顯得短的褲子，一隻手拭着打出血的臉，另一隻手抱着裹了披巾的，尖聲地哭叫的小女孩。

「我對你……無理的謾罵……教你辯駁……又是謾罵」；交給婦人們，「軍官大聲說。」

「戴上！」
軍官要地方政府的流刑犯戴上手鐐，他一路上抱着小女孩，這是在托姆斯克死于傷寒的妻子留下給他的。囚犯的辯白，說他戴了手鐐便不能帶小孩，觸犯了已在發火的軍官；於是，他立即毆打了不服從的囚犯。

復
在被打着對面站立著一個護送兵，和一隻手上戴了手鐐的、愁悶地低頭時而看軍官時而看抱小孩的囚犯的、黑鬍鬚的囚犯。軍官向護送兵重複了命令，拿開小孩。在囚犯當中話聲漸漸失起來了。

「從托姆斯克走起，就沒有戴，」後排裏的履聲響起。

「不是小狗呀，是小孩呀。」

「要他把小孩放哪里去呢？」

「這不是法律，」又有別人說。

「這是誰？」軍官大聲說，似乎是被整了，向人羣衝去。「我給你們看法律。誰說的？你嗎？你嗎？」

「大家說的，因為……」寬臉的矮小的囚犯說。

他不及說完，軍官使用雙手打他的臉。

「你反叛了！我要讓你看，怎麼樣反叛。我要把你們槍斃，像狗一樣。上輩只會感謝的。把小孩拿着！」

人羣無聲了。一個護送兵奪去了拼命地啼哭的小女孩，另一個開始替願從地伸出自己手臂的囚犯戴上手鐐。

「帶給婦人們，」軍官向護送兵大聲說，理着劍帶。

小女孩，試圖把小手從披巾裏掙出，帶着充血的臉，不停地號哭着。瑪麗亞·芭芙洛芙

娜從人羣中走出，走近護送兵。

「軍官先生，讓我來帶小女孩吧。」

抱小女孩的護送兵停住了。

「你是誰？」軍官問。

「我是政治犯。」

顯然，瑪麗亞·芭芙洛芙娜的美麗的臉和她的漂亮的突出的眼睛（他在接收時已經見過她）影響了軍官。他無言地看她，似乎在考量什麼。

「在我是沒有關係的，假若你願意，就帶吧。你可憐他們是好事，但他逃跑了，難負責任呢？」

「他怎能夠帶着小女孩逃跑呢？」瑪麗亞·芭芙洛芙娜說。

「我沒有工夫和你說話，你若願意，就帶着吧。」

「我要給她嗎？」護送兵問。

「給她吧。」

「到我這里來，」瑪麗亞·芭芙洛芙娜說，試圖招誘小女孩到自己手裏。

但是在護送兵手裏向父親面前掙著的女孩繼續叫養，不想走近瑪麗亞·芭芙洛芙娜。

「等一下，瑪麗亞·芭芙洛美娜，她要我這里來的，」瑪斯洛發說，從行囊裏取出「個圓麵包。」

小女孩好像認識瑪斯洛發，見到她的臉和圓麵包，便向她那邊去。

一切安靜。大門打開，囚犯們走出去排列着；護送兵又點數；行囊搬上車細了索，坐上了衰弱的囚犯。瑪斯洛發抱著小女孩和非道茜亞俯排着站在婦女們當中。西蒙生，始終注意着所發生的事，用堅決的大脚步走近軍官，他已發完了一切命令，坐上自己的旅行馬車。

「你行爲很壞，軍官先生，」西蒙生說。

「到你自己的地方去，這不是你的事。」

「這是我的事，我向你說，你行爲很壞，」西蒙生說，從自己的濃眉之下專注地看着軍官的面孔。

「準備好了嗎？全體有，開步走！」軍官喊叫，不注意西蒙生，抓住趕車的兵的肩膀，上了旅行馬車。

囚犯們移動了，展開着，行走在泥濘的兩邊掘了溝的通往森林的大道上。

在過去六年城市中的墮落、奢華、柔弱的生涯裏，羅傑在監獄中過着極其艱苦的生活。現在和政治犯們在一起的生活，雖然有環境的痛苦，對於卡邱莎却似乎是很好的。每天步行二十到三十俄里，有好飲食，在兩日行程之後有一日休息，這在身體上使她變強了；和親同伴們的結交，對她展開了她沒有絲毫認識的那些生活興趣。這樣奇異的（如她所說的）人們，如同她現在同陣上路的這些人，她不僅不會認識，而且不能自己想像到。

「爲了我被判刑，我曾經啼哭，」她說。「但我應該終生成謝上帝。現在我知道了也許一生不會知道的事情。」

她很容易地並且不費力地了解了領導這些人的動機，並且，作爲人民中的一個人，她充份同情那們。她明白了這些人是爲了人民而反對紳士的；這些人自己是紳士，爲了人民而犧牲自己的特權、自由、與生命，——這使她特別看重這些人並羨慕他們。

她羨慕她的所有的新同伴；但她最羨慕瑪麗亞·芭芙洛芙娜，不僅羨慕她，而且以特別的、恭敬的、熱切的愛去愛她。這個美麗的姑娘是有錢的將軍的女兒，能說三種語言，生活如同最簡單的女工，拋棄了她的有錢的哥哥所送給她的一切，衣履不僅是簡單，而且粗劣，絲毫不在意自己的外表，——這感動了她，這個特質——完全沒有獻顧——特別驚訝了並因此吸引了瑪斯洛發。

復

瑪斯洛發看到，瑪麗亞·芭芙洛芙娜知道甚至樂意知道她美麗，但她不僅不高興她的外表對於男人們所發生的印象，甚至懼怕這個，而對於戀愛感覺到直率的厭惡與恐怖。她的男活同伴們知道這個，即使對她有愛情也不許自己向他表示這個，且對她如同對待男同伴。但不相識的人常常糾纏她，但她所特驕傲的她身體的大力量，如她所說的，拯救了她不受他們煩擾。

「有一次」，她笑着說，「有一個紳士在街上纏我，無論怎樣也不離開，因此我那樣地搖他，他駭怕了，從我面前跑開了。」

她成了革命者，如她所說的，因為她從幼就感覺到對於紳士生活的憎惡，却愛普通人的生活，她總是因為到僕人房、廚房、馬房、不在客廳而被斥責。

「我覺得和廚娘們車夫們在一起快樂，和紳士們太太們在一起沒有趣味」，她說。「後來，我懂事的時候，我看到，我們的生活是完全醜惡的。我沒有母親，我不愛父親，十九歲的時候，我同一個女友離開家庭到工廠裏去做女工。」

離開工廠後，她住在鄉村裏，後來住在城裏的寄宿舍，那裏有一個祕密的印刷機，她被逮捕並被判決了做苦工。瑪麗亞·芭芙洛芙娜自己從未說過這事，但卡邱莎從別人那里聽到，她被判做苦工，是因為她把當警察搜查時一個革命者在暗處槍擊的責任招認在自己身上。

自從認識她以後，卡邱莎看到，無論她在什麼地方，在任何情況中，她從來不想到自己，而總是只望着服務，在大小事情上幫助人。她現在的友人之一，諾佛德佛羅夫，談諧地說到她是獻身給慈善的遊獵了。這是真的。她生活的全部興趣乃是尋找為別人服務的機會，好像遊獵者尋找禽獸。這種遊獵成了習慣，成了她生活上的要務。她那麼自然地做這事，以致所有認識她的人不復看重這個，却要求這個。

當瑪斯洛發接近他們時，瑪麗亞·芭芙洛芙娜對她感覺到厭惡與嫌憎。卡邱莎注意到這個，但後來也注意到，瑪麗亞·芭芙洛芙娜努力約制自己，對她變得特別親愛、仁慈。這個非常人物的親愛與仁慈感動了瑪斯洛發；她把自己整個的心給了她，不自覺地採取了她的見解，不禁事事模倣她。卡邱莎的這種精忠的愛感動了瑪麗亞·芭芙洛芙娜，於是她也愛卡邱莎。

她們倆對於性愛所感到的厭惡更使她們親近。這一個仇恨這種愛情，因為經驗了他一切的恐怖；另一個，則因為沒有經驗過，把牠看作一種不可理解的同時是可憎的侮辱人類尊嚴的東西。

瑪麗亞·芭芙洛芙娜的影響是瑪斯洛發所服從的一種影響。這是由于瑪斯洛發愛瑪麗亞·芭芙洛芙娜。另一種影響是西蒙生的影響。這個影響是由于西蒙生愛瑪斯洛發。

所有的人們是一部分按照自己的思想一部分按照別人的思想而生活而行動。人們生活着，按照自己的思想到什麼程度，而按照別人的思想又到什麼程度，這乃是人們彼此之間主要的差別之一。有些人在大多數的情形中，把自己的思想當作精神的遊戲而享受着，把自己的理性看作解除了輪力皮帶的主動輪，在自己的行為中順從別人的思想！習慣、傳統、法律。又有些人，認為自己的思想是自己一切行為的主動力，幾乎總是聽從自己理性的要求而服從他，只偶而地，並且是在精密地評價之後，順從別人所決定的。西蒙生便是這種人。他用理性證實、決定一切，而所決定的，他便去做。

在他是中學生時便已決定，他父親做會計官所賺的錢是不正當地賺得的，他向父親說，這些錢應該分給人民。當他父親不僅不聽而斥責他時，他走出家庭，不再用父親的錢了，他認定現有的的一切醜惡是由于人民的無知，他離開大學，加入了人民黨，在鄉村當教師，勇敢地向學生與農民們宣傳他認為是真實的並否決他認為是虛偽的。

他被捕并被審判。

在審判時他認定了法官們沒有權利審判他，並且說出了這話。當法官們不和他同意，並

繼續審判他時，他便決定了不同答，對於所有的問題都沉默着。

他被流放到阿爾漢蓋斯克縣。在那里他構成了他的宗教學說，這規定了他全部的活動。這個宗教學說，乃是認爲，世界上的一切是活的，沒有死的東西；我們所認爲是死的，無機的物體只是我們所不能了解的巨大的有機體的一部分；因此，人類，作爲巨大的有機體的一部分，他的任務和牠的活的各部分的生命。因此他認爲毀滅生命是罪惡的；他反對戰爭，體刑和各種殺戮——不僅是人的，還有動物的。

關於婚姻他也有自己的學說，就是，人類的生殖只是人的低級功能，而高級功能是在對子已存在的生物服務。他在血中含有白血球上找到了這個思想的確證。單身的人，按照他的意見，就是這種白血球，他們的任務是在幫助有機體的軟弱疾病的部分。自從他認定了這一點以後，他便如此生活着，雖然從前他年幼時曾經放蕩。他現在認爲自己，同樣地也認爲瑪麗亞·芭芙洛芙娜是人類白血球。

他對卡邱莎的愛沒有破壞他的這種學說，因爲他是柏拉圖式地愛她，以爲這類愛不僅不阻礙白血球對人服務的活動，而且更鼓勵這個。

但他不只是憑自己的方法決定精神的問題，他還憑自己的方法決定大部分的實際問題。對於一切的實際問題他都有他自己的學說：有規條，應該工作幾小時，休息幾小時，如何飲

復 食，如何衣着，如何燒爐，如何點燈。

關於這一切西蒙生在人面前是極羞怯的，是謙遜的。但當他有所決定時，沒有東西可以阻止他。

就是這個人因為他愛瑪斯洛發而對於她有決定性的影響。瑪斯洛發憑婦女的本能很快地看破了這個，而她能夠喚起這個異常人物的愛情，這一點在她自己的估量中提高了她自己。聶黑流道夫因為寬宏，因為過去的事情而向她求婚；但西蒙生却是愛現在這樣的她，只是爲了愛而愛。此外，她覺得，西蒙生認爲她是非常的，卓異於一切婦女的，有特別高尙的精神美質的。她不能確定地知道他認爲她有什麼樣的美質，但在任何情形之下，爲了不令他失望，她企圖用全力喚起自己心中她所能想像到的最好的美質。這使得她試圖做一個所能做得到的那麼好的人。

這是在監獄裏就開始的，在一次政治犯的普通會客時，她注意到他的無邪的善良的深藍眼睛的目光在突出的額頭與眉毛下邊特別倔強地注視她。在那時她已注意到這個人是特別的，並且特別地看着她，她注意到：蓬起的頭髮與皺蹙的眉毛所產生的嚴正，兒童的善良，目光的天真——在一個面孔上的不禁驚人的聯合。後來，在托姆斯克，在她被調到政治犯當中時，她又看見了他。雖然在他們之間沒有說出隻字，但她們所交換的目光乃是承認他們記得

過去和對於彼此的重要。雖然後來他們之間沒有重要的談話，但瑪斯洛發覺得，當他在她面前說話時，他的話是向她說的，他是爲她而說，並且試圖盡可能的表達明白。他們的特別，接近是開始在他和刑事犯們一同步行的時候。

五

自下城到撇爾密，希黑流道夫只設法和卡邱莎見了兩次：一次在下城，在囚犯們搭乘單了鐵絲網的駁船之前；另一次在撇爾密，在監獄的辦公室。在這兩次會面中，他發現她是隱遁的不仁慈的。對於他的問題，她覺得好不好，她是否需要什麼，——她回答得推托而窘迫，並且，如他所感覺的，帶着她從前也表現過的仇視的責備之意。她的這種愁悶的心情，只是因爲她現在所受到的男子的追求而發生的，却苦惱了希黑流道夫。他怕，她在旅程中她所遇到的那些困難，墮落的影響之下，又陷入從前那種自己與自己不和以及對生活失望的情況中，她會因此對他發怒並強烈地喝酒吸烟以便遺忘自己。但他沒有任何辦法幫助她，因爲在旅途的最初的全部時間裏沒有和她見面的可能。只在她調到政治犯當中之後，他才不僅相信自已愛他的無根據，而且，相反，和她每次見面時，均可看到漸漸確定的她那種內心的轉變，這也形態逐漸看見的。在托姆斯克的第一次的見面中，她又變成了在她起程之前那樣的

看見他時，她既不羞赧，也不窘迫，且相反，是快樂地簡單地接見他，爲了他替她所做的事而感謝他，尤其真，爲了他使她和現在她所處的那些人在一起。

在兩個月的行走之後，她所發生的改變，也表現了在她的外貌上。她消瘦了，晒黑了，好像蒼了；在髮邊與嘴邊顯出了皺紋，她的頭髮不垂在她的額上，她用首巾繫着頭，在衣服上，在梳粧上，在態度上，都沒有了從前的獻媚的徵兆。她內心所發生過的且發生着的那種改變不斷地引起亞黑流道夫的特別喜悅的情緒。

他現在對她感覺到從前所向未感覺過的情緒，這種情緒和最初的詩意的戀情沒有任何共同之處，和他後來所經驗過的肉體的愛是更加沒有，甚至和責任完成的意識也沒有共同之處，這責任是和自負相混合的，他即是因此而在審判之後決定了娶她。這種情緒只是最簡單憐憫與慈柔的情緒。這個他第一次在監獄裏和她會面時曾經感覺過，第二次在她離開監獄醫院之後，當他克服了自己的憎惡，而原諒了她和醫藥助理員的想像的戀愛時（這事的不公平後來發現了）曾經感覺過。他此時的情緒就是這種情緒，但只有這個差異：那時這是暫時，現在這是永久的。無論他現在想的是什麼，做的是什麼，他的心情便是這種不僅對於她而且對於一切人的憐憫與慈柔的情緒。

這個情緒似乎打開了亞黑流道夫心中的愛之門，這愛從前找不到出路，現在却流向他所

遇到的一切的人。

在旅行的全部時間裏，聶黑流道夫覺得自己是在那樣的興奮的心情中，他不禁變得同情並關心所有的人，從車夫與護送兵到他會與之接洽事情的監獄官與省長們。

在這個時候聶黑流道夫由於瑪斯洛發轉入政治犯中，得以認識了許多政治犯，起初是在葉卡切林堡，在這里他們很自由地共同住在一個大獄室裏，後來在途中他認識了五個男子和四個女子，瑪斯洛發就是和他們在一起。聶黑流道夫和流放的政治犯們的這種接近完全改變了他對他們的看法。

從俄國革命運動一開始時，尤其是在三月一日事件以後，聶黑流道夫對革命者們便懷著惡意與輕視。最初他不滿意他們的，是他們在反對政府的鬥爭中所採用的方法之殘忍與秘密，尤其是他們所做的暗殺之殘忍，後來，他不滿意的是他們所共有的很自負的神氣。但是較密切地認識了他們，知道了他們因為政府而常常無辜地受到的一切痛苦，他看出來了，他們不能夠不是他們那樣的。

復
無論所謂刑事犯們所受的苦難是多麼可怕而無意義，在他們判罪之前後，對於他們仍然表現了法律的類似物；但在政治犯的案子中，連這個類似物也沒有，如同聶黑流道夫在舒斯托發案子上和後來在許多許多他新相識的人的案子上所看到的。這些人所受的待遇好像是用

復活

網打魚，落在網裏的都被拖上岸，然後，那些被需要的大魚便被選出，小魚不被過問，在岸上乾死。便是這樣地逮捕了成百的這種顯然不僅無罪而且不能夠危害政府的人，把他們有時在監獄裏關許多年，在這里他們傳染了肺病，變為瘋狂，或者自殺；監禁他們，只是因為沒有釋放他們的理由，而同時，在監獄的控制下，他們會許在審問時對於什麼問題的說明是需要的。所有的這些常常甚至從政府觀點上看來也是無罪的人的命運，決定於憲兵及警察的官員、偵探、檢察官、審問官、省長、部長的任意，閑暇與心情。這類官員覺得無趣了，或者要出風頭——便命令逮捕，並且憑他自己或上專的情緒而下獄或釋放。上級的官員，也是憑他是否需要出風頭，或者他和部長的關係，——或流放邊地，或納在獨室，或判流刑、懲役、死刑，或在某某太太向他要求時釋放。

他們好像在戰爭中那樣被人對待，他們自然地採用了別人用來反對他們的那同樣的方法。好像軍人總是生活在一種社會輿論的空氣中，牠不僅使他們看不見他們行爲的罪惡，而且把這些行爲看作功績，——完全相同，對於政治犯們也存在着同樣的，他們自己團體裏的，一向包圍着他們的同樣的，社會輿論的空氣，因此，他們冒損失自由、生命、與一切對於人是寶貴的東西的危險而做的殘忍行爲，對於他們同樣地顯得不僅不是罪惡的而且是光榮的行爲。這向漆黑流道夫說明了那種奇怪的現象，就是，那些性格最溫良的不但不能引起而且不

會看見生物的痛苦的人，會安靜地準備去殺人，幾乎都認為，在某種情形之下，殺人，作為自衛與達到社會福利高尚目標之手段，是合法的，正當的。他們對於自己事業的蔑視，因而對於自己的重視，是由於政府對於他們有重視，由於政府加諸他們的處罰之殘忍而自然地產生的。他們必須對於自己有重視，以便能夠忍受他們所忍受的痛苦。

更密切地認識了他們，哥曼流道夫相信他們並不是像一些人所想像的那麼純然的壞人，也不是另一些人所認為的純然的英雄，而是常常的人，在他們當中，如同在一切的地方，有好人，有壞人，也有中等人。他們當中有些人成了革命者，因為誠懇地認為他們有和現有罪惡奮鬥的義務；但也有些人由於自私的虛榮而動機而選擇這種活動；大部分的人參加革命是因為哥曼流道夫在戰時所知道的那種危險，冒險的願望與玩弄自己生命的享樂——這些情緒是最尋常的精力旺盛的青年所特有的。他們異於尋常人的長處，乃是他們的精神要求高過常人的精神要求。他們不僅認為自衛，生活簡陋，誠實、無私是應該的，而且認為準備為公共的事而犧牲一切甚至自己生命也是應該的。因此那些高過中等水準的人是遠在水準之上，顯得是少有的精神最高的模範，那些低於中等水準的人遠在水準之下，往往顯得是不誠實、虛偽，同時是自信、不敬的人。因此在新認識的人當中有一些人哥曼流道夫不僅敬重，而且一心一意地愛他，對於另一些人他却嫌惡甚於漠不關心。

聶黑流道夫最愛一個與瑪斯洛發所加入的這一批囚犯同行的，這位苦工的虛弱癯瘦的克累操夫。聶黑流道夫在葉卡切林堡就和他相識，後來在途中和他見面談了幾次。有一次夏天在休息站的一日休息中聶黑流道夫和他幾乎相處了一整天，克累操夫談話時，向他說到自己的經歷，和他怎樣成了革命者。他在入獄前的故事是簡短的。他父親，南方的大地主，在他還是小孩時便死了。他是獨子，他母親決養了他。他在中學在大學都讀書容易，修畢學程時他是算學系的第一名。他被提議了留校並出國。但他答復遲緩了。他愛了一個姑娘，他想到結婚和地方行政的工作。他想做一切，却什麼也沒有決定。這時候大學裏的同學爲了一件公共的事向他要錢。他知道這件事是革命運動，他那時對這個完全不感興趣。但由於同學情誼與自尊心，他給了錢，以免他們認爲他是駭怕。接受錢的人被捕了，發現了一個字條，因此知道了錢是克累操夫給的；他被捕了，起初關在警察局，後來關在監獄裏。

「在關我的那個監獄裏，」他說（他帶着凹縮的胸脯，坐在高板床上，臂肘放在膝頭上，只偶然用明亮，發亮，美麗，智慧，善良的眼睛看聶黑流道夫），「在這個監獄裏並不特別嚴格；我們不僅談論傳話，而且在走廊散步，互相談話，分食品與菸草，甚至晚上合唱。

我有好聲音。是的，假若不是因為母親，——她很傷心，——我在監獄裏就好過了，甚至最終樂而且很有趣了。在這里我認識了有名的彼得羅夫（他後來在堡壘用玻璃自殺了），還認識了別的人。但我不是革命者。我還認識了獄裏兩個鄰室的人。他們是因為同一的案子而被連同波圖宣言一併被逮捕的，並因為在被押送上火車時試圖逃脫而被審問。一個是波蘭人洛生斯基，另一個是猶太人羅索夫斯基。是的。這個羅索夫斯基完全是小孩子。他說他十七歲。但他的樣子不過十五歲。瘦、小、有明亮的黑眼睛，活潑，和所有的猶太人一樣，很有音樂才能。他的聲音已經在變了，但他唱得好極了。是的。他們倆當我面被送去審問。早上帶走的。晚上他們回來了，說他們被判了死刑。誰也沒有料到這個。他們的案子是那麽不重要的。他們只是試圖逃出護送隊，甚至什麼人也沒有弄傷。因此，像羅索夫斯基這樣的孩子會受罰，是很不自然的。我們在監獄裏都認為這只是為了恐嚇他們，判決不會批准的。我們起初興奮，但後來便心安了，生活過得如舊。是的。有一天晚上，看守人走到我的門前，秘密地向我說，木匠來了，在安置絞架，我起初不明白：這是什麼？什麼絞架？但年老的看守人是那麼興奮，我看了看他，明白了這是為我們的這兩個人的。我想說……，同伴們談話，但怕他們不會聽見。同伴們都沉默着。顯然，大家知道。在走廊上和獄裏裏邊晚鐘是死般的靜穆。我們不談話，也不唱歌。小窗裏的陽光，看守人更對我重新來談，加爾斯人從裏邊料量

後

「你還有什麼事。你爲什麼罵他？」我說了什麼，我說他帶給了我菸草，他似乎在我的腦子裏，並且問了我，爲什麼我們不唱歌，爲什麼不敲牆傳語。我記不得我向他說了什麼，我趕快地走開了，免得和他說話。是的。是一個可怕的夜晚。我整夜靜聽着一切聲音。忽然，早晨之前，我聽到——有人打開了走廊的門，有人走路，很多人。我走到小窗子旁邊。走廊上點着一盞燈。監獄長走在前。他肥胖，似乎是自信的堅決的人。他的臉色不同了；蒼白、沉悶、似乎恐懼。在他後面是副獄長——皺眉，堅決的樣子；最後是看守人。他們從我的門前走過，停在隔壁的獄室前。我聽見——副獄長用一種奇怪的聲音叫着：「洛生斯基，起來，穿你的乾淨的麻布衫」。是的。後來我聽到門響。他們走到他面前，後來我聽到洛生斯基的脚步聲：他走到走廊對面的那邊。我只能夠看見監獄長。他站着，臉發白，解開又扣上衣服鈕子，聳動肩膀。是的。忽然好像懼怕什麼，走到一邊。這個洛生斯基從他身邊走過，走到我的門前。他是美麗的青年，你知道，那種優美的波蘭人的樣子：寬肩，筆直的額頭，有美色的鬚曲的細軟的頭髮，好像帽子，美麗的藍眼睛。那樣地華茂旺盛，健康的青年。他站在我的小窗子前面，因此我看見了他整個的臉。可怕的，消瘦的，灰白臉。「克累操夫，你有什麼事？」我遞給他，把副獄長似乎懼怕，取出自己的烟匣，給了他烟捲。他拿了一支烟捲

羅索長爲了他燃着一根火柴。他開始吸煙，好像思索了什麼。後來好像想起了什麼，開始說了：「殘忍，不公平。我什麼罪也沒有犯。我！」在他的白的青年的臉際裏有什麼東西打顫了，我的眼睛不能拿開不看，他又停了。是的。這時候，我聽見，洛生斯基從走廊上叫出尖細的猶太人的聲音。洛生斯基拋了煙頭子，從門口走開。在我的窗口又出現了羅索夫斯基。他的有濕潤的黑眼睛的兒童的臉上是紅而有汗。他身上也有乾淨的麻布衫，褲筒太寬大了，他不斷地用雙手向上拉，全身打顫。他把可憐的臉貼近我的窗口：「阿那托爾，彼得羅維支，是真的嗎，醫生給我開了肺病藥水？我不好過，我還要喝一點肺病藥水。」沒有人回答，他疑問地時而看我，時而看監獄長。他說這話是什麼意思，我還不明白。是的。忽然副獄長做出嚴厲的面色，又用一種尖銳的聲音喊叫：「爲什麼說笑話？我們走。」羅索夫斯基，顯然不明白有什麼事等待著他，似乎匆忙起來，在走廊上走着，幾乎是跑着在大家之前。但後來他不走了，我聽見了他的尖銳的聲音和啼哭。開始了騷動聲和踏腳聲。他大聲地叫着哭着。後來漸漸遠了，——走廊的門響了，一切沉靜了。……是的。把他們絞死了。用繩子把兩個都絞死了。看守人，另外的一個，看見了這事，向我說，洛生斯基……反抗，羅索夫斯基昏死了好久，因此他們把他拖到絞架上，強迫地把他的頭放進繩環裏。……這個看守人是猶太人。他說：「他們向我說，先生，這是可怕的，但沒有可怕的地方。他們的時

「他轉只簽了兩次履歷，」他表示了履歷怎樣摩地地起落，又說：「後來用刑的人拉了一下，使繩繫結得更緊，完結了：他們不再動了。」

活

克累操夫重複了看守人的話：「沒有可怕的地方，」並且想笑，但沒有笑，却哭泣了。後來他沉默了好久，用力地呼吸，抑制着湧上他喉嚨的廢泣。

「從那個時候起，我成了革命者。是的，」他說，安靜下來，簡短地說完了他的經歷。他屬於人民自由黨，甚至做過解體會的首領，這會的目的是威迫政府，要他自動放棄權力，並喚起民衆。懷着這個目的，他時而去彼得堡，時而去國外，時而去基也夫，時而去奧普薩，並且處處得到成功。他所十分信賴的一個人出賣了他。他被捕了，被審判，在監獄裏被關了兩年，被判了死刑，却減改爲無期的懲役。

他在監獄裏得了肺病，現在，在他所處的這種情況之下，顯然，他不過只有幾個月壽命了，他知道這個，他不懊悔他所做的事，却說，假若他還能再活一生，他也要用那一生再做同樣的事——破壞那能夠發生他所見的這些事情的事物秩序。

這個人的經歷，和他的接近，向克累流道夫說明了許多他從前所不了解的東西。

在護送官和囚犯們因爲小孩而在休息站的院子裏發生衝突的那一天，在旅店宿夜的聶黑流道夫醒得遲，又坐下來寫了他準備在下一個省城裏付郵的信件，因此他離開旅店比尋常更遲，在路上沒有像以前一樣趕上囚犯們，而來到休息站附近的村莊時已經薄暮了。

在年老肥胖的，有異常肥粗白頸子的寡婦所開的旅店裏烘乾了自己，聶黑流道夫在清潔的，陳設着很多聖像與圖畫的房間喝了茶，就趕到休息站去見軍官要求准許見面。

在過去的六個休息站上，護送官們雖然有所更換，却都不准許聶黑流道夫到休息所，因此他有一星期以上沒有看見卡邱莎。這種嚴格是因爲期料有一個重要的監獄官要經過。現在這個官已經走過，沒有看休息站，於是聶黑流道夫希望，早晨接管的護送官，像以前的軍官們那樣，准許他會犯人。

女店主向聶黑流道夫提議用半蓬的馬車到村莊盡頭的休息站去，但聶黑流道夫甯願步走。一個工人，年輕、美麗、寬肩的力士，着高大的新塗了強烈氣味的蠟油靴子，自願領導他。

天上有霧，天色是那麽黑，青年只離開他三步，在沒有窗裏的燈光照出的地方，聶黑流道夫便看不見他，只聽到他的靴子在粘着的深厚的泥淖裏的響聲。

經過了廣場與教堂和窗扉明亮的長街，聶黑流道夫跟響導走到村外漆黑的地方。但在黑暗中立刻便看見了休息站旁邊的燈籠裏射在霧中的光線。發紅的灰點漸次漸明亮了；木棚的

復 柱子，移動的哨兵的墨影，鐵花柱子，哨舍都看得見了。

哨兵向走近的人喊出通常的聲音：「誰在走？」知道了不是自己人，便顯得那麼嚴厲，他不願讓他們等在木棚旁邊。但聶黑流道夫的嚮導不怕哨兵的嚴厲。

「你這個人，好大脾氣呀！」他說，「你去叫你的長官，我們等着。」

哨兵沒有答話，向門裏叫了什麼，便站住注神地看着寬肩的青年在燈光下用木片刮下聶黑流道夫靴子上所沾的泥。在木棚的那邊可以聽到男女的話聲。三分鐘後，有了鐵的嚮聲，門打開了，穿大衣的軍曹從黑暗中走到燈光裏，問是什麼事。

聶黑流道夫交給他一張要求接見商談私事的字條，請他交軍官。軍曹不如哨兵那麼嚴厲，但却是特別好奇。他一定要知道，聶黑流道夫爲什麼要見軍官，他是誰，顯然是想得實錢。不願放過。聶黑流道夫說有特別的要事，說他要酬謝的，請他轉交字條，軍曹接了字條，點了頭，便走開了。

在他走後，過了一會，門又開了，婦女們帶著籃子、盒子、罐子和袋子從門裏走出來。他們宏亮地用特別的西比亞方言談著，走過了門坎。他們都不是穿鄉下的服裝，而是城市的服裝，穿大衣與皮袍；衣襟摺摺得很高，頭上繫着帽子。她們在燈光中好奇地看聶黑流道夫和他的嚮導。有一個顯然高興遇到寬肩的青年，立刻用西比亞的語言親愛地驚他。

「你，樹鬼，在這裏作什麼祟？」她問他說。

「領旅客到這里來的，」青年回答。「你送什麼來的？」

「牛乳，吩咐了早晨遞送些來呢。」

「他們不留你們過夜嗎？」青年問。

「你這個惡遭殃的，說謊的！」她說，笑着，「送我到村子上去吧。」

嚮導又向她說了那樣的話，以致那幾個婦人們發笑，哨兵也笑了，他轉向那黑流道夫說：

「那末，你一個人找得到嗎？不迷路嗎？」

「我找得到，找得到。」

「走過了教堂，在兩層樓房的右邊第二家。你拿着我的棍子吧，」把他走路所走的比身子還高的長棍子給了那黑流道夫，跟着他的大靴子，和婦女們一同在黑暗中消失了。

他的聲音，夾雜着婦女聲音，仍舊可以在霧裏聽到，這時門又開了，軍曹走出，叫那黑流道夫跟他去見軍官。

復

八

活

休息站佈置得和亞比利亞沿路上所有的休息站一樣：在圍繞着尖端柱子的木棚的毯子裏

復

活

有三座單層的屋子。在最大的有樁子窗的屋子裏住著囚犯們，另一座是護送兵的住處，第三個是軍官的住處與辦公室。在這三個屋子裏現在都點了燈，和別處一樣，特別是這裏，盧僞地許諾着有什麼舒服，快適的東西在明亮的室內。在屋前的階梯上點着燈籠，在牆邊還點着五盞燈，照亮着院子。軍曹領着黑流道夫從木板上走近最小的屋子的階梯。上了三級，他讓黑流道夫在自己前面走進點著小燈的充滿炭氣的外房。火爐旁穿粗襯衫、打領帶、着黑褲子的兵，穿一隻黃皮統的靴子，彎曲着身子，用另一隻靴子的統煬茶炊。看見了黑流道夫，這兵丟下茶炊，脫下黑流道夫的皮衣，走進裏面的房間。

「他來了，大人。」

「好，叫來，」傳來了發火的聲音。

「進門吧，」兵說，立刻又去照管茶炊。

在點着掛燈的另一個房間裏，在有台布和剩餘菜飯和兩個酒瓶的桌前，坐着一個穿緊合寬胸脯與肩頭的奧地利上衣，有大而美的鬍鬚與很紅的臉的軍官。在溫暖的房間裏，在菸草氣味之外，還有很強烈的香水氣味。看見了黑流道夫，軍官站起，似乎嘲笑地懷疑地注視來客。

「你需要什麼呢？」他說，不等回答，便向著門喊叫：「別爾諾夫！茶炊，什麼時候弄

「好呢？」

「馬上就好了。」

「我要馬上給你一下，讓你記得！」軍官喊叫，瞬動眼睛。

「拿來？」兵大聲說，帶着茶炊走進來。

聶黑流道夫在兵放置茶炊時等候着，軍官用憤怒的小眼睛看兵出去，好像是打量着要打他什麼地方。茶炊放妥後，軍官便煮茶。然後從旅行裏取出方酒瓶與 Albert 餅乾。②
把這一切放到了台布上，又轉向聶黑流道夫。

「我有什麼可以效勞的嗎？」

「我要求和一個女犯人會面，」聶黑流道夫說，沒有坐下。

「政治犯呢？這是法律不許可的。」軍官說。

「這個婦人不是政治犯，」聶黑流道夫說。

「是的，請坐吧，」軍官說。

聶黑流道夫坐下了。

「她不是政治犯，」他重複，「但由于我的請求，她得了上等的准許：和政治犯們一陣

復

「哦，我知道，」軍官打斷他。「矮小的黑黑的嗎？好的，這是可以的。你吸煙嗎？」他把一盒煙捲推到聶黑流道夫的面前，小心地倒了兩杯茶，遞了一杯給聶黑流道夫。

「請吧，」他說。

「謝謝你，我想看到……」

「夜長。你來得及。我吩咐去叫她出來見你。」

「能夠不叫她出來，讓我到她住處去嗎？」聶黑流道夫說。

「到政治犯那里去嗎？不合法的。」

「我被准許了好幾次。假如是怕我給他們什麼東西，那我也可以由她交去的。」

「哦，不，她要被搜查的，」軍官說，笑出不愉快的笑聲。

「哦，你搜我吧。」

「好吧，不搜也行，」軍官說，把打開的酒瓶舉到聶黑流道夫的杯子上。「可以倒嗎？哦，聽你的意思。住在西比利亞這里，看到有教養的人，是歡喜極了。我們的職務，你知道，是最悲慘的。若是過慣了別種生活的人，這是難受的。對於我們的弟兄有這樣一種看法，說護送官是粗野的沒有教育的人，他們沒有想到，人可以說生下來是為做完全不同的事情的。」

這個軍官的紅臉、香氣、指環、特別是不愉快的笑聲，令磊黑流道夫覺得很討厭，但今天，一如在旅程的全部時間，他處在那麼嚴肅而注意的心情中，他不許自己輕率地鄙視的對待任何人，而認為須和每個人「盡興地」說話，如同他自己所規定的這種對人的態度。聽了軍官的話，明白了他的心情乃是感覺到同情他所管轄的人是不愉快的，磊黑流道夫嚴肅地說：

「我以為在你的職務上也可以在減輕別人痛苦裏獲得安慰，」他說。

「什麼是他們的痛苦呢？你要賤得他們是什麼的人呵！」

「是什麼特別的人呢？」磊黑流道夫說。「是和大家一樣的。還有的是無辜的。」

「當然，各種人都有。當然，我們可憐他們。別的人是什麼也不放鬆的，但我，在我所能做到的地方，便試圖減輕他們的不幸。甯願讓我受苦，不要他們吃苦。別人幾乎處處遵守法律，甚至於鎗斃，但我可憐他們。還准許嗎？再喝上點吧，」他說，又倒了一杯茶。「你要見的那個婦人，她究竟是誰？」他問。

「她是一個墮入婚門的不幸的婦人，她被人不公平地控告了毒害人命，但他是很好的婦

人，」磊黑流道夫說。

軍官搖頭。

復
活

「是的，有過的。我告訴你吧，在卡桑，有一個女人，叫作愛瑪。她本是匈牙利人，但眼睛却是道地的波斯式，」他繼續說，不能夠約制對於這個回憶的笑容。「她有那麼多的美處，即使伯爵夫人……」

聶黑流道夫打斷軍官的話，回到先前的談話。

「我想當這些人在你管轄下的時候，你可以改善他們的情形，並且我相信，你這麼做的時候，會發現大快樂，」聶黑流道夫說，試圖儘可能的把話說得清楚，好像和外國人或小孩說話。

軍官用明亮的眼睛看聶黑流道夫，顯然是不耐煩地等着他說完，以便繼續他的關於有波斯眼睛的匈牙利女人的故事，他顯然是在他的想像中很活潑地映出，並且吸取着牠全部的注意。

「是的，這是如此的，是真的，」他說。「我也可憐他們。不過我想向你說到這個愛瑪。她做了那樣的……」

「我對這個不感到興趣，」聶黑流道夫說，「我坦白地向你說，雖然我從前是完全不同的，但現在我却從這種和女人的關係。」

軍官惶惶地看了看聶黑流道夫。

「還要喝點茶麼？」他問。

「不要了，謝謝。」

「別爾諾夫！」軍官喊叫，「帶他到發庫洛夫那里去，向他說讓他到單獨的房間去見政治犯，可以在那裏就到檢查的時候。」

九

由傳令兵伴送著，聶黑流道夫又走進了黑暗的被紅色的燈光朦朧地照亮的院子。

「哪里去？」迎面的護送兵問伴送聶黑流道夫的人。

「到第五號的單房去。」

「這里走不過去，上鎖了，要穿過階梯的。」

「爲什麼上了鎖？」

「鎖目鎖的，他自己到村子上去了。」

復
「好，就從這邊走吧。」

兵領聶黑流道夫走向另一個階梯，從木板上走到另一個門口。還在院子裏便聽得見聲音的騾蹄與屋內的騾動，好像是在一個部將成羣起飛的蜂巢裏，但當聶黑流道夫走近而門打開

時，喧嘩聲更高了，變成了互相喊叫、謾罵、發笑的聲音。聽見了鐵鏈的碰擦聲，聞到了熱悉的、不愉快的便穢與肌脂氣味。

這兩種印象——語聲與鍊聲，和可怕的氣味——總是在聶黑流道夫的心中合成一種苦惱的情緒：精神的暈嘔，更轉成生理的暈嘔。這兩種印象合而為一並互相加強。

現在走進擺著一個發臭的大桶的門廊，聶黑流道夫所見到的第一件事是一個坐在桶旁的婦人。在她對面是一個把薄筋帽子戴在剃髮的頭上一邊的男人。他們在談什麼。囚犯看見了聶黑流道夫，便睜了眼睛，說道：

「沙民也不能阻止水。」

婦人却放下了大衣襟，並且垂了頭。

門廊裏面是一個走廊，走廊上開着幾道獄室的門。第一個是家庭獄室，然後是單身的大獄室，在走廊的盡頭是兩間小獄室，是為政治犯而隔開的。

這個規定住一百五十人的休息站，住了四百五十人，是那麽擁擠。以致獄室裏容納不下的囚犯們擠滿了走廊。有的坐著或躺在地板上，有的帶着空的和裝滿開水的茶杯來回走動。在這些人當中有塔拉斯。他趕上了聶黑流道夫，親熱的和他問好。塔拉斯的善良的臉因為鼻上和眼睛下的紫色淤傷而被相了。

「你發生了什麼事？」聶黑流道夫問。

「發生了這樣的事，」塔拉斯說，笑著。

「他們總是打架，」護送兵輕視的說。

「因為女人，」跟在他們後邊的囚犯說，「和瞎眼的非的卡打架了。」

「非道茜亞怎樣了？」聶黑流道夫問。

「沒有什麼，她很好，我正替她弄開水泡茶，」塔拉斯說，走進了家庭獄室。

聶黑流道夫向門裏看。全室滿是女人和男人，有的在板床上邊，有的在板床下邊。室裏瀰漫著在烤烘的濕衣服的水氣，並且有婦女聲音的不停的喊叫。第二個門是單身獄室的門。這里更加擠，甚至在門口也站不攏雜的凸出到走廊上的一羣囚犯，穿著濕衣服在做着或決定着什麼。護送兵向聶黑流道夫說，囚犯的頭目是在把預借的、或預先用紙牌所做的票而輸出的、伙食費交給一個騙子。看見了軍曹與紳士，站在附近的沉默了，惡意地看著經過的人。在做著什麼的人當中，聶黑流道夫注意到相識的懲役犯非道羅夫，他總是在自己身邊帶着一個可憐的、眉毛上豎的、白臉的、浮腫的少年，還注意到一個更可憐的、麻臉、無鼻子的浪子，他著名的事是說，當他逃跑到荒地裏的時候，他殺死了一個同伴，吃他的肉。浪子站在走廊上，在一邊肩膀上搭著濕大衣，嘲笑地大胆地看聶黑流道夫，不在他面前讓路。聶黑

活 雖然這種景象是熟識這末幾點條件，發發在遠三權其時廣義，……

這四百個刑事犯：在炎熱中，在他們上鎖的腳所踏起的灰塵中，在路旁的休憩處，天氣暖時在休息站的院子裏，在這里發生過公然墮落的可怕情景，——他仍然在每次走進他們當中並且覺得、像現在一樣、他們的注意集中于他時，感覺到痛苦的羞恥之心，與自己在他們面前的罪過的意識。他最感覺痛苦的是在羞恥與罪過的情緒之外還添了憎惡與恐怖之不可克服的情緒。他知道，在他們所處的情況中，他們不能不像他們現在這樣，他却仍然不能抑制自己對他們的厭惡。

「這些寄生虫們舒服，」那黑流道夫已走到政治犯室的門口時，聽到這話。「他要變成塊，大概，肚子不會痛的，」誰的極聲音說，又添了些褻瀆的詈罵。

可以聽到惡意的嘲弄的笑聲。

十

走過單身獄室，并送那黑流道夫的軍曹向他說了他要在檢查之前來找他，便回去了。軍

「你過問一下吧，先生。他們完全委託了一個青年。灌醉了他。今天在接曉的時候，他已經叫自己是卡爾馬諾夫了。你過問一下吧，我們不行的，不然要殺死他的，」囚犯說，不安的環顧着，立即離開了聶黑流道夫。

事情是這樣的，懲役犯卡爾馬諾夫勸了面孔和他相似的、被流放的青年和他換了姓名，以便懲役犯被流放，而青年代替他去做懲役。

聶黑流道夫已經知道了這件事，因為這個囚犯在一星期前已經向他說到這個騙局。聶黑流道夫點了頭表示他已經明白。並將做他所能做到的，沒有回顧，就向前走去。

聶黑流道夫在葉卡切林堡使認識了這個囚犯，在那裏他曾求聶黑流道夫設法，以便准許他的妻子跟隨他，聶黑流道夫曾詫異他的行為。他是中等身材的、最普通的農民模樣的、三十歲的人，因為搶劫與殺人的企圖而被判了做懲役。他叫作馬卡爾·皆夫肯。他的犯罪是很奇怪的。這個犯罪，如他自己向聶黑流道夫所說的；不是他、馬卡爾的事，却是他、鬼的事。他說：一個旅客來到他父親的家裏，用兩個盧布租了他的廐車到……俄里外的村莊上去。

父親吩咐馬卡爾送旅客。馬卡爾牽了馬，穿了衣服，和客人一同照去。在喝茶的時候客人說……

「你還在想什麼？」

「我自己不知道我為什麼忘了斧頭。」他說，「你還在想什麼？」

我們上了車，走了。我們坐着車，沒有什麼。我甚至忘記了斧頭。我們快要到，趕上了——還有六俄里。從小路上大路的這一段要上山。我下了車，走在轎車的後邊，他低聲向我說：「你在想什麼？你上了山，大路上有人，那裏有村莊。他會把錢拿走；做，就要在做，用不着等。」我向轎車彎了腰，好像在整理草藉，斧頭好像自己跳進了我的手。他回頭看了一下，說：「你在做什麼？」我舉起斧頭，想砍他，但他是行動快的人，從轎車上跳下來，抓住了我的手。他說：「你這個壞蛋，要做什麼？……」把我推倒在雪上了，我並沒有掙扎，自己屈服了。他用皮帶細了我的手，拋到轎車上。直接送到了警察局。他們把我關到牢裏。審問了我。地方上稱贊我，說我是好人，沒有看見過我的壞處。要我做過事的東家也說我好。但我們沒有法子請辯護士，「馬卡爾說，」因此判決了四年懲役。」

現在我就是這個人，想救一個同鄉，雖然知道他是用這些去冒險他的生命，却仍然向黑流道夫說出囚犯的秘密，假若他們知道他做了這件事，他們因此一定會絞死他的。

政治犯的住處是兩間小房，房內對着走廊上隔開的部分。進了走廊上隔開的部分，流道夫所見到的第一個人是西蒙生，他手拿松柴，身穿橡皮上衣，蹲在生火的爐子的顫動的，被熱氣吸動的爐門前。

看見了聶黑流道夫，他沒有立起，伸出頭，從凸垂的眉毛下邊向上看他。

「我高興你來了，我正要看見你，」他帶着有含意的神氣說，對面地看著聶黑流道夫的眼睛。

「是什麼事呢？」聶黑流道夫說。

「遲一遲再說。我現在有事情。」

於是西蒙生又弄爐子，他按照自己的特有的學說——損失最少的熱力——在燒火。

聶黑流道夫正想走進第一道門，馬斯洛發却纏著腰從另一道門裏走出，她手拿權杖帶帶把一大堆廢物與灰塵向火爐推動。她穿了白外衣，摺攏著衣擺，穿了襪子。頭上紮了頭巾，齊到肩邊，遮擋灰塵。看見了聶黑流道夫，他伸直了腰，面紅而鬚鬚，放下權杖帶帶，在衣服上拭了手，筆直地站在他面前。

「收拾屋子嗎？」聶黑流道夫問，伸出手。

「是的，我的老事情。」她說，從容。「這事多麼難，我不會做錯事。我不會做錯了，又

復

活

「快乾了，」西蒙生說，用一種特別的驚動聶黑流道夫的目光看她。

「好，我來拿牠了，再拿皮襖來烘。我們的人都在這里，」她向聶黑流道夫說，指示着靠近的門，却向稍遠的門走去。

聶黑流道夫打開了門，走進小房間，低低地擺在板床上的小錫燈微弱地照著。屋裏寒冷，有未掃地的灰塵，潮濕與霉腐的氣味。錫燈明亮地照著旁邊的東面，但板床是在陰影中的牆上有動搖的影子。

大家都都在小房間裏，除了兩個管理給養的，去取開水與食物的男人。這里有聶黑流道夫的舊相識，比以前更瘦更黃的韋特·葉芙葵莫芙娜，她穿灰上衣，有驚惶的大眼睛，短頭髮，額上有腫起的筋。她坐在報紙和撒在土面的烟草前，用迅速的動作把捲捲成烟捲。

這里還有聶黑流道夫覺得最可愛的女政治犯之一——愛米莉亞·蘭彩發，她管理內務，甚至在最困難的情形中也能在內務上顯出女性的儉儉與堅方。她坐在燈旁，把補子擡在聶黑流道夫的伶俐的手上，拭着茶杯與有柄杯，放到舖在板床上的布巾上。蘭彩發是不美的年輕的婦人，具有聰明的溫良的面部表情，在笑的時候，能夠突然變成愉快，勇敢，消魂。她現在是用這種笑容迎接聶黑流道夫。

「哦，我們以為你已經回到俄國去了。」她說。

瑪麗亞·芭芙洛芙娜也在這裏的暗處，在角落上引她和美裝的小姑娘在觀看許久，小姑娘用她的可愛的孩子的聲音不斷地咕噥着什麼。

「你來得多麼好。」看見了卡邱嗎？」瑪麗亞·芭芙洛芙娜問，「我們這裏有幾多難得的客人哦。」她指示小姑娘。

阿那托理·克累漢夫也在這裏。他消瘦蒼白，彎屈着穿毡靴的腿，彎着腰，扭扭着，坐在板床的角落上，把手套在皮秧和筒裏，用發熱的眼睛看聶黑流道夫。聶黑流道夫想避讓，但在門的右邊，坐着一個紅色鬚髮的戴眼鏡穿橡皮上衣的及，在袋子裏拿着什麼和美麗的帶笑的格拉別慈談着話。這人便是著名的革命家諾佛德佛羅夫，聶黑流道夫連忙去和他問好。他特別忙着做這件，因為在這一批之內的所有政治犯當中，只有這個人是他所不厭惡的。諾佛德佛羅夫從眼鏡上邊向聶黑流道夫閃動藍眼睛並皺眉，把自己的窄狹的手伸給他。

「怎麼樣，旅行愉快嗎？」他顯然是諷刺地說。

「是的，很有興趣，」聶黑流道夫回答，「做過沒有注意到這裏的熱情，却把這當作禮節；他走近克累漢夫。」

外表上聶黑流道夫顯得漠不關心，但在隱微處却並非對於諾佛德佛羅夫漠不關心。諾佛

復 偉佛羅夫的這些話，他顯然要說要做不愉快的事的願望，破壞了菲黑流道夫的希望。

他覺得喪氣，悲哀。

活

「哦，身體好嗎？」他說，握著克累操夫的冷而打顫的手。

「沒有什麼，只是不暖和，弄濕了，」克累操夫說，連忙把手插進皮袄的袖筒裏。「這里冷得兇。你看窗子都破了。」他指示鐵柱後邊裂成兩片的玻璃。「你怎樣？爲什麼不來呢？」

「不許我來，長官嚴格。只有今天軍官顯得寬和。」

「哦，多麼寬和囉！」克累操夫。「你問瓊莎，他早晨做了什麼？」

瑪麗亞·芭芙洛芙娜，沒有離開自己的地方，說了這天早晨離休息站時這個小姑娘所發生的事情。

「在我看來，必須提出集體的抗議，」韋妮，傑菲萊莫芙娜用堅決的聲音說，同時却猶豫地恐懼地時而看這個人時而看那個人臉。「伍拉濟米爾，西蒙生提出過了，但這是不夠的。」

「什麼樣的抗議？」克累操夫說，不高興地皺眉。顯然韋妮·葉芙萊莫芙娜的不正直，態度的傲作，和神經質，早已令他發火。

「你娶我卡邱嗎？」他轉向菲黑流道夫。「她總是工作狂。這真，集體男人的權利。」

已經打掃了；現在，在打掃女人的房。真是，去打掃不了，得人喫藥。瑪麗在那裏做什麼？」他問，用頭指示瑪麗亞·芭芙洛芙娜所在的角度。

「在替她的乾女兒梳頭，」蘭彩發說。

「她不會把害虫放到我們身上來吧？」克累操夫說。

「不，不，我很細心。她現在乾淨了，」瑪麗亞·芭芙洛芙娜說。「你帶她吧，」她轉向蘭彩發說，「我去幫卡邱。我還要把布氈子帶給他。」

蘭彩發接了小姑娘，帶着母性的溫柔把小姑娘的光着的肥手貼在自己身上，放她坐在自己的膝上，給了她一塊糖。

瑪麗亞·芭芙洛芙娜走了出去，兩個帶開水與食物的男人走進了餐室。

十二

進房的人之一，是矮小而瘦的青年，着布面羊皮祆和高統靴。他走着輕盈而迅速的步伐，帶着兩把冒氣的大茶壺，腋下夾着包在手巾裏的麵包。

「哦，公爵現在又讓我們看見了，」他說，把茶壺放在茶杯之間，把麵包交給了蘭彩發。「我們買了頂好的東西，」他說，脫下羊皮祆，從人頭上擱到板桌的角上。一雙龍眼

活 複

牛奶和雞蛋，今天晚上我們舉行一個跳舞會呢。奧德德，這跳舞會要怎麼跳呢？

潔，「他笑着說，看着蘭彩發。」哦，現在煮茶吧，「他轉向她說。

這個人的全部外觀，他的動作，聲音，目光，表示着勇敢與快樂。進來的人當中另一個——也矮小，骨瘦，灰白臉，瘦腮，額骨很高，有美麗的相隔很遠的藍眼睛，薄唇——是相反的，帶着愁悶，喪氣的神情。他穿了舊的瑣絮的大衣，長靴與套靴。他帶來兩個瓶子和兩個樹皮盒子。把他所帶來的東西放到蘭彩發的面前，他只用頸子向聶黑流蓮夫行禮，所以在鞠躬時，他不停地看着他。然後，不樂意地向他伸出了濕手，他慢慢地放置從籃子裏拿出的食物。

這兩個政治犯都是民衆當中的：第一個是農民那巴托夫，第二個是工人馬爾開·康德拉切夫。馬爾開已是三十五歲的成人時才加入革命；那巴托夫十八歲就加入。那巴托夫離開鄉村學校後，憑他的傑出的才能，進了中學，在全部時間裏，以教課而維持自己，畢業時得了金牌，但他不進大學，因為在第七年級就已經決定了他要回到他所出身的民衆當中去，以便啓迪他的被遺忘的弟兄們。他這麼做了：起初他在大鄉村裏當公家書記，但不久即被捕，因為他讀書給農民聽，在他們當中組織了消費生產合作社。第一次他在牢裏被關了八個月，在秘密監獄中釋放了。自由之後，她立即去到另一省的另一個鄉村，在那裏做教師，還做同樣

的事情。他又被捕了，這次在牢裏坐了一季兩個月，在牢裏他更加堅強了。

在第二次坐牢之後，他被流放到阿爾蓋斯克縣。他從那裏逃跑了。他又被抓住了，在牢裏關了七個月，流放到阿爾蓋斯克縣。因為拒絕對新沙皇宣誓效忠，他被判決流放到西庫茨克省；所以他的一半的成年生活是在監獄與流放中度過了。所有的這些冒險沒有使他不高興，也沒有減弱他的熱力，却激起了他。他是活潑有良好消化力的青年，總是不變地好活動，愉快，精壯。他從來不爲任何事情懊悔，也不疑慮任何事情，却用自己全部的智力，聰明，實際知識去做當前的事情。當他自由時，他爲自己所擬定的目標而努力，就是：工人，尤其是農民的啓迪與聯合；當他不自由時，他同樣熱情地實際地努力與外在世界發生關係，並且在現狀之下不僅爲自己而且爲自己的團體去謀最好的生活。他尤其是一個社會的人。似乎他不僅爲了自己要求任何東西，他能夠無所得而自覺滿足，但爲了同志們的團體，他却要求很多的東西，他能夠做各種——身體的與思想的工作，手不休息，不睡不吃。作爲一個農民，他在工作時勞動、細心、伶俐的，他是自然地有約制的，並非勉強地有禮貌的，不僅注意別人的感情，而且注意他們的意見。他的老母，不識字的農家寡婦，很迷信，還托著，那也托夫幫助她，當他自由時，常訪問她。當他在家裏的時候，他關心她的生活詳情，幫助她的工作，不間斷他和農家寡婦兒女的來往，和他們及「她」——白天的勞動，並且

活 復

復原他們說，如何他們都被欺騙，以及如何他們應該擺脫他們所受的欺騙。當他想到及說到革命給予民衆的東西時，他總是自己想像到他所出身的民衆是在幾乎如舊的情況中，只有土地活潑，却沒有紳士與官吏。革命，在他看來，不應該改變民衆生活的基本形式——在這一點上他和諾佛德佛羅夫及諾佛德佛羅夫的信徒馬爾開·康德拉切夫不同，——革命，照他的意思，不應該毀壞全部的建築，却應該只是改變這個美麗，堅強，偉大，他所至愛的舊建築物的內部設備。

在宗教態度上他也是典型的農民：從來不想到玄學的問題，一切起源之起源，來世。上帝對於他，一如對於阿拉高（是一個假設，直到現在他還看不到這個假設的必要。他絲毫不注意到世界是如何起始的，是如摩西所說的，抑是如達爾文所說的。達爾文主義，對於他的同伴們似是那麼重要，對於他是同樣的思想的玩具，有如在六天創造世界。

但是他不注意世界是如何創造的這個問題，正因為如何在世界上活得最好這個問題總是在他面前。他從不想到來生，在他的心靈深處懷着他自祖先繼承的，為一切農民所共有的，堅決的，安全的信念，就是，好像在動植物世界裏沒有東西消滅，而是繼續地從一種形式轉為另一種形式——肥料成穀粒，穀粒成乾糞，蝌蚪成蛙，虫成蝴蝶，橡實成橡樹，人也是不消滅

的，但只是變化。他相憐這個，因此勇敢地甚至總是犧牲地正面看死亡，並且堅決地忍受帶來死亡的痛苦，但他不歡喜也不知道如何說到這個。他歡喜工作，總是從事于實際工作，並且在實際工作上督促同志們。

在這一批當中由民衆裏來的另一個政治犯，馬爾開·康德拉切夫，是另外一種性格的人。他從十五歲開始做工，開始吸煙喝酒，以便鎮定模糊的侮辱之感。有一次在耶穌聖誕節他第一次感覺到這種侮辱，小孩們被帶到廠主夫人所佈置的聖誕樹前，他們給了他和他的同伴們值一個戈比的哨笛，蘋果，金邊核桃，和無花果，但給廠主的小孩們許多玩具，他覺得是仙人贈送的，並且他後來知道，要值五百多盧布。在他三十歲時，一個著名的女革命者到工廠裏來做女工，注意到康德拉切夫的傑出的才幹，她開始給他書與小冊並和他談話，向他說明他的地位，這地位的原因，及改善他的方法。當他明白了從他所處的被壓迫的地位中解放他自己與別人的可能性時，他覺得這種地位的不公平比以前更加殘忍可怕，他熱切地希望不僅獲得自由，而且還要處罰那些造成並維持這種殘忍的不公平的人。他聽說，這種可能是知識所給的，於是康德拉切夫熱心地專心從事於知識的獲得。他不明白，知識將如何使社會主義者的理想得以實現，但他相信，知識既向他展示，他所處的這種地位的不公平，同樣的知識也會放棄這種地位的不公平。此外，在他心目中，知識使他高過了別人。因此，停止了賦

酒吸烟，在他做了倉庫員時所有的很多的閑暇中，他專心讀書。

女革命者教導他，並詫異他貪婪地吸取一切知識的那種驚人的才能。在兩年之中，他研究了代數，幾何，他所特別歡喜的歷史，並通讀了一切文藝的與批評的，尤其是社會主義的著作。

女革命者被捕了，康德拉切夫也因為在他那里發現了禁書而被捕了，他們被關在監獄裏，後來被流放到佛羅格達省。在那里他認識了諾佛德佛羅夫，又通讀了許多革命書籍，記住了一切，更加相信一切社會主義的見解。在流放之後他做大罷工的領袖，結果是工廠的破壞與管理的被殺。他被捕，被判褫奪公權並流放。

對於宗教他同樣地覺得厭惡，一如他對於現有的經濟制度。明白了他自小所接觸的宗教的荒謬；他努力地——起初帶着恐懼，然後帶着欣賞——從宗教中解放出來了，他似乎要為他與他的祖先所受的欺騙而報復，從不倦于惡毒地憤怒地嘲笑神甫們與宗教的教義。

他由于習慣成了苦行者，用極少的東西滿足自己，有如一己自幼慣于做工而肌肉發達的人，他能夠輕易地，敏捷地做很多任何體力勞動；但他最寶貴的閑暇，以便在監獄裏在休息站繼續讀書。現在他在閱讀馬克思的第一卷，極關心地把這書收藏在自己的行囊裏，好像大寶貝。他節制地淡淡地對待所有的同伴，除了諾佛德佛羅夫，對於他是特別信服，而他對

于一切事物的批評他看作不可假議的真理。

對於婦女他懷着不可克服的輕視，他把她們看作一切必要事業中的障礙。但他憐憫瑪斯洛發，對她友善，把她看作下層階級受上層階級壓迫的榜樣。由于同樣的理由他不歡喜黑流道夫，不和他多談，不握他的手；當黑流道夫向他問好時，只把自己的手伸出去被握。

火爐燃着了，發暖了；茶煮好了，倒在茶杯與有柄杯子裏，因為牛乳而變白；乾麵包，新鮮粗粉的奧麥麵包，煮蛋，奶油，小牛頭與蹄，都擺出來了。大家都走到板床上代替桌子的地方，喝，吃，談話。爾彭發坐在箱子上倒茶。其餘的人擁擠在她四周，但除了克異操夫，他脫了濕羊皮襪，裹上乾了的布鞋，躺在自己的位子上和爾彭發談話。

在行路時的寒冷與潮濕之後，在他們在這里所見到饑汗與零亂之後，在使一切恢復秩序的辛勞之後，在吃了食物與熱茶之後，大家都處在最愉快的高興的心情中。

隔牆聽到刑事犯的踏脚聲、喊叫、詈罵，似乎令他們想起他們的四周的環境，——這加強了他們的快適之感。好像是在海中的島上，這些人感覺到他們暫時不為他們四周的喧嘩與痛苦所浸活，因此他們是處在激起的興奮的心情中。他們說到一切，只是不說到自己的地位。

活 復

，和等待他們的東西。此外，如同在青年男女間所通常發生的，特別是在他們被迫處在一起的時候，如同這些人一樣，——在他們當中發生了各種各樣混雜的，和諧的與不和諧的互相吸引。他們幾乎都在戀愛中。諾佛德佛羅夫愛上美麗的帶笑的格拉別慈。這個格拉別慈是年輕的女學生，很少思想，對於革命問題是完全漠不關心。但她順從了時代的影響，受了連累，被流放了。當她自由時，她生活的主要興趣是在男子方面的成功，在審問時、在監獄裏、在流放中、她還是如此。現在，在行程中，她覺得安慰的是諾佛德佛羅夫傾心於她，她自己也愛上了他。韋娥·葉芙萊莫芙娜，很容易愛人却喚不起別人對她的愛，但總是希望相互的愛，時而愛那巴托夫，時而愛諾佛德佛羅夫。克累操夫對於瑪麗亞·芭芙洛芙娜也有類似愛情的東西。他愛他，一如男人愛女人，但知道她對於愛情的態度，巧妙地在友誼與因為她特別溫柔地照顧他而有的感激之下，隱藏了自己的情緒。那巴托夫和蘭彩發被很複雜的愛情關係連繫在一起。如同瑪麗亞·芭芙洛芙娜是十分貞潔的處女，蘭彩發是十分貞潔的有夫之婦。

在十六歲還是中學女生時，她已愛上了蘭彩夫，彼得堡大學的學生。在十九歲時和他結婚，那時他還在大學裏讀書。她的丈夫在四年級時，牽涉在學校事件裏，從彼得堡被逐出，成了革命者。她放棄了他所上的醫學課程，跟隨着他，也成了女革命者。假若她的丈夫不是

她所認為的世界上一切的人當中最最好最聰明的人，她便不會愛他，她不愛他便不會嫁他。但一旦愛了、嫁了如她所相信的世界最最好最聰明的人，自然地，她便了解生活及牠的目的，完全像她的世界上最好最聰明的人那麼了解了。他起初認為生活的目的是讀書，她也認為這是生活的目的。他成了革命者，她也成了女革命者。她能夠很清楚地說明現有的秩序是不應有的，而每個人的責任是和這種秩序奮鬥，並試行建立那樣的政治與經濟的生活機構，在這種機構中個性能夠自由發展，等等。她覺得，她是確實地這麼思想，感覺，但實際上，她只把她丈夫所想的一切看作純粹的真理，只追求一件事——與丈夫心靈的完全和諧一致，只有這個給與精神上的滿足。

與丈夫及小孩（小孩由她的母親照管）的離別是猶覺得痛苦的。但她堅決地寧靜地忍受這個離別，知道，她總愛這個是爲了丈夫，爲了他的事業，這事業無疑是對的，因爲他爲她服務。她總是想着她的丈夫，並且像從前一樣；現在除了自己的丈夫，她不愛任何人，不能愛任何人。但那巴托夫對她的忠實純潔的愛情感動了並激勵了她。他是有道德的堅決的人，她丈夫的朋友，試圖待她如姊妹，但在他對她的態度上流露出更多的東西，這種更多的東西使他們倆都懼怕，同時又裝飾了他們現在的艱難生活。

所以在這個團體中只有瑪麗亞·芭芙洛芙娜和康德拉切夫是同戀愛完全沒有牽涉的。

期待着和卡邱莎單獨談話，如同他在其同喝茶與吃飯之後通常所做的，蓋黑流達夫坐在克累操夫的旁邊，和他談着。在其他的事情當中，他向他說到馬卡爾向他的請求和他犯罪的故事。克累操夫注意地聽着，把明亮的目光停在蓋黑流達夫臉上。

「是的，」他忽然說，「我常常想到我們現在和他們並列地走路，——和「他們」和誰呢？就是和這些人，我們因為他們才走路的。但同時我們不僅不認識他們，而且甚至於不願認識他們。比這更壞的是他們仇恨我們，認為我們是敵人。這是可怕的。」

「沒有可怕的地方，」聽着談話的諾佛德佛羅夫說。「羣衆總是只崇拜權力，」他用爆炸的聲音說。「政府有權力——他們崇拜政府，仇恨我們；明天我們有了權力——他們又要崇拜我們了……」

這時從牆外邊傳來罵罵聲，東西撞牆聲，鏗鏘聲，嘶喊與呼叫聲。有誰被打，有誰在呼喊：「救命呀！」

「你看他們這些野獸！我們和他們當中能夠有什麼樣的牽柱呢？」諾佛德佛羅夫安聲地

說。

「你說——野獸。蠢蛋說這夫剛才還開我說到這種行為，」查爾斯夫憤慨地說，他還說到馬卡爾如何冒險生命，去救一個同鄉。「這不是獸性，却是功勞。」

「感情主義！」諾佛德佛羅夫反諷地說。「我們難以了解這些個人的情緒和他們行為的動機。你把這看作寬宏，但這也許是對於那個懲役犯的嫉妬。」

「怎麼你不願看到別的任何好處呢？」瑪麗亞·芭芙洛芙娜說，頓然發火。（她用力說「你」字。）

「我們不能夠看到沒有的東西。」

「當一個人冒險可怕的死亡時，怎麼會沒有？」

「我想，」諾佛德佛羅夫說，「假若我們想做自己的事情，第一個條件是，」（康德拉切夫放下了他在燈旁所讀的書，開始注意地聽着他的先生說）「不要幻想，要照事物的本來面目去着事物。要為人民大眾去做一切，不要期望他們的任何東西；大眾是我們活動的目標，但當他們是像現在這樣不動的時候，他們不能夠成為我們共同工作者，」他說，好像是「在演說。」因此查爾斯夫的程序——我們為他們預備的那種發展的——沒有產生的時候，

要期待他們的幫助，是完全幻想的。」

復活

「什麼發展的程序？」查爾斯夫反駁地說。「我們說，我們反對武斷與專制，這不是最

「可憐的靈魂嗎？」

「沒有任何尊嚴，」諾佛德佛羅夫安辯的問答。「我只是說，我知道人民應該走的正確路，我能指示這個路線。」

「但是爲什麼你相信你所指示的路線是正確的呢？這不是產生法蘭西大革命的審問與迫害的那種專制嗎？他們也憑科學知道一個正確的路線。」

「他們有了錯誤，這並非證明我也要有錯誤。此外，在觀念論者的幻想與確實的經濟學的事實之間有大差別。」

諾佛德佛羅夫的聲音充滿了全房。他一個人說，大家都沉默着。

「他們總是爭論，」在他沉默片刻時，瑪麗亞·芭芙洛芙娜說。

「你自己關於這個是如何想法呢？」聶黑流道夫問瑪麗亞·芭芙洛芙娜。

「我想阿那托理·克累操夫是對的，他說我們不能把我們的見解強迫地交給民衆。」

「哦，卡邱莎，你呢？」聶黑流道夫笑著問，等待着她的回答，怕她說出什麼不合式的話。

「我想，普通的民衆是被損害的，」她說，臉全紅了，「普通的民衆是很受損害的。」
「對了，卡邱莎，對了，」那巴托夫喊叫。「民衆很受損害。應該不要讓民衆受損害了。」

· 湯奎是我們的任務。

「關於革命問題的奇怪意見，」諾佛德佛羅夫說，憤怒地緊著地開始吸煙。

「我不能同他說了，」克累操夫低語着，沉默了。

「最好是不說，」聶黑流道夫說。

十五

雖然諾佛德佛羅夫是被所有的革命者們很尊重，雖然他是很有學問，被認為很聰明，聶黑流道夫却把他也看作那樣的革命者，他們在精神特質上低於平均的水準，遠在水準之下。這個人的智力——他的分子——是龐大的；但他對於自己的意見——他的分母——是不可衡量地龐大，超過他的智力。

他是在精神生活的傾向上與西蒙生完全相反的人。西蒙生是一個這類的人，他們大體上是男性的性格，他們的行為是從思想活動中所產生並由他限定。諾佛德佛羅夫則屬於那種大體上是女性的性格的人們，他們的思想活動一部分是要到達情感所立的目標，一部分是要辯證情感所引起的行為。

諾佛德佛羅夫的全部革命活動，雖然始終被流於無用，但可繼續的進行，把被說明，在這種

流道夫看來，只是建立在虛榮與出人頭地的願望上。起初，由於他能夠採用別人的思想並正確地表達出來，在讀書時期，在教員與學生當中，在重視這種才能的中學，大學，研究院，他曾出人頭地，他覺得滿足。但當他得到文憑並停止讀書時，這種出人頭地便完結了，他忽然，像不喜歡他的克累捷夫向哥黑流道夫所說的，爲了在新的範圍中出人頭地，他完全改變了他的見解，從漸進的自由主義者變成了激烈的人民自由黨黨員。

由於他的性格中缺了引導懷疑與動搖的那種道德的與美學的特質，他很快地便在革命團體中佔據了滿足他的自尊心的地位，黨中領袖的地位。一旦選擇了方向，他便從不懷疑從不動搖，因此他相信從無錯誤。他覺得一切是異常簡單，明瞭，無疑的。在他的窄狹與片面的見解中，一切確實是很簡單而明瞭，只需要，如他所說的，我們是邏輯的。他的自信是那麽大，他只能夠排斥別人，或者使人服從他。因爲他的活動是在很年輕的人當中進行，他們把他的無限的自信看作深沉與智慧，所以大部分服從他，而他在革命團體中有了大成就。他的活動是在準備暴動，在暴動中他便會抓攬權力並召集會議。在會議裏便會提出他所作的計劃。他十分相信這個計劃詳細解決了一切的問題，且不能夠不執行這個計劃。

同志們因爲他的勇敢與堅決而尊敬他，但不愛他。他也不愛任何人，他對一切有名的人如同對待敵手，假如可能，他極願對待他們如同老英雄對待小的。他將撕毀別人的一切智

誤與一切能力，要他他們不防礙他表現自己的能力。他只對待那些向他行禮的人好，現在，在過程中，他這樣地對待受他宣傳的工人康德拉切夫，韋嫩·葉芙萊莫芙娜和格拉別慈，她們倆都愛他。雖然在原則上他贊成婦女運動，但在心靈深處却認爲一切的婦女是愚笨的，不重要的，只除了那些他所常常感情地愛上的婦女，如同現在他愛上了格拉別慈，在這種時候，他認爲他們是非常的婦女，她們的美德只有他一個人能夠看到。

性的關係的問題，他覺得和一切的問題相同，是很簡單明瞭的，並且因爲承認自由結合而澈底解決了。

他有一個名義的妻子，一個實際的他所離開的妻子，他相信在他們之間沒有真正的愛，他現企圖與格拉別慈作新的自由結合。

他輕視聶黑流道夫，因爲如他所說的他「玩弄」馬斯洛發，特別是因爲他竟敢想到現有制度的缺點及改善的方法，不僅不遜字如同他、諾佛德佛羅夫，所想的那麼想，而且甚至照自己的，照公爵的，即是照呆子的想法而想。聶黑流道夫知道諾佛德佛羅夫對於他的態度，並且苦惱地覺得，雖然是在旅行中所有的那種好意的心情，他却不能不對這個加以報復，不能夠打破他對這個人的強烈的憎惡。

活

隣室裏有了官長的聲音。大家都安靜了，然後班長和兩個護送兵走進去。班長用手指指點着，數了所有的人。在數到聶黑流道夫時，他好意地熟識地向他說：

「現在，公爵，在檢查之後不能夠再留了。應該走了。」

聶黑流道夫知道這是什麼意思，走到他面前，塞給他一張預備好的三盧布鈔票。

「哦，要對你們怎麼辦是好呢！再坐一下吧。」

班長想走開，這時走進來另一個軍曹，在他後邊是一個高而瘦的，眼睛傷腫，鬍鬚稀少的囚犯。

「我是爲小女孩來的，」囚犯說。

「你看爸爸來了，」另一個響亮的孩子的聲音說，美髮的頭從蘭彩發後邊抬起來，蘭彩發同瑪麗亞·芭美洛芙娜及卡邱莎用她的裙子在替小姑娘做衣服。

「我，丫頭兒，我，」囚犯布索夫肯親愛地說。

「她在這裏很舒服，」瑪麗亞·芭美洛芙娜說，同情地看布索夫肯受傷的臉。「讓她留在我們這裏吧。」

「太太們在穿我縫新衣裳，」小姑娘說，向父親指示蘭彩發的針線。「好看的，紅——」

紅——的，」她咕嚕着。

「想在我們這裏遊夜嗎？」蘭彩發說，撫愛着女孩。

「我想，還有爸爸。」

蘭彩發露出笑容。

「爸爸不行，」她說。她轉向父親說，「就留她在這裏吧。」

「好吧，留下吧，」站在門口的班長說，和軍曹一同走出。

護送官剛剛走出，那巴托夫便走近布索夫肯，拍了他的肩膀，說：

「啊，老兄，卡爾馬諾夫要打調，是真的嗎？」

布索夫肯的善良和愛的臉頰然變爲愁戚，他的眼睛似乎蒙上了一種陰翳。

「我們沒有聽說。沒有什麼，」他說，沒有拿開眼睛上的陰翳，他添說：「哦，阿克秀

特卡，似乎你要跟太太們舒服一下了，」便連忙走開了。

復

「他全知道，他們打調是真的，」那巴托夫說。「你要怎麼辦呢！」

「我要到城裏向長官去說。我認識他們籍本人，」聶黑流道夫說。

大家無言了，顯然是積蓄全爭執。

西蒙生，始終流賊着，把手攢在腰後，蹲在板床的角落上，這時他決地站起來，小心地繞過坐着的人，走到聶黑流道夫面前。

「現在可以聽我說嗎？」

「當然，」聶黑流道夫說，站起來，跟他走去。

看到站起的聶黑流道夫，和他交換了目光，卡邱莎臉紅了，好像是迷惑地搖了搖頭。

「我要向你說的是下面的事，」當他們走出了走廊上時西蒙生開始說。在走廊上更加可以聽到刑事犯當中的嘈雜聲與喊叫聲。聶黑流道夫皺眉，但西蒙生顯然不因此窘迫。「我知道你和卡切銳娜·米哈洛芙娜的關係，」他開始說，注意地對直地把善良的眼睛看着聶黑流道夫的臉，「我認爲我自己應該，」他繼續說，但他不得不停頓，因爲正在這個門口，有兩個聲音同時喊叫，爭吵着什麼：

「向你說吧，笨貨，那不是我的！」一個聲音喊叫。

「你住嘴吧，鬼東西！」另一個聲音嘎嘎地說。

這時瑪麗亞·芭芙洛芙娜來到走廊上。

「怎能夠在這裡說話，」她說，「到這裡來吧，只有韋娜在這裡。」她領頭走進相鄰的小房的門，這顯然是單人的囚室，現在給女政治犯們用。在板床上韋娜·葉芙萊莫芙娜，頭

躲臥着。

「她頭痛，她睡着了，聽不見，我走了，」瑪麗亞·芭芙洛芙娜說。

「不要這樣，留在這裏吧，」西蒙生說，「我沒有別人的祕密，更加沒有你的。」

「哦，好吧，」瑪麗亞·芭芙洛芙娜說，小孩般地吧全身向兩邊搖擺着，用這種動作向板床裏邊坐了一點，準備着聽，用她的美麗的羊眼看着遠處。

「那末，我的事情是這樣的，」西蒙生重複，「我知道你和卡邱莎·米哈洛芙娜的關係，我認爲我應當向你說明我和她的關係。」

「這是什麼意思？」聶黑流道夫說，不禁羨賞着西蒙生和他說話時的簡單與誠實。

「就是我想要娶卡邱莎·米哈洛芙娜……」

「奇怪！」瑪麗亞·芭芙洛芙娜說，不動地看着西蒙生。

「……我決定了要向她要求，要求她做我的妻子，」西蒙生繼續說。

「我能夠做什麼呢？這決定在她，」聶黑流道夫說。

「是的，但是沒有你，她不能決定這個問題。」

「爲什麼？」

「因爲在你和她的關係這個問題沒有最後決定的時候，她什麼也不能夠決定。」

「在我這方面，問題是已經最後決定了。我要去做我認爲是應該做的事，此外，還要改善她的地位，但我不願用任何理由去防礙她。」

「是的，但她不願接受你的犧牲。」

「並不是什麼犧牲。」

「我知道，她的這個決定是不可更變的了。」

「那末爲什麼要和我說呢？」聶黑流道夫說。

「她需要你也承認這同樣的意思。」

「我怎麼能夠承認我不該去做我認爲是我應該做的事情呢？我所能說的唯一的話就是，我是不自由的，但她是自由的。」

西蒙生無言，沉思着。

「好，我便這麼和她說了。你不要以爲我愛上了她，」他繼續說，「我愛她是把她當作優美的，少有的，受過許多痛苦的人。我不需要她的任何東西。但熱誠地願意幫助她，改善她的地……」

聶黑流道夫聽到西蒙生的聲音打顫，覺得詫異。

「……改善她的地位，」西蒙生繼續說。「假若她不願意接受你的幫助，讓她接受我的

吧。假若她同意，我便將要求把我送到她的監禁的地方。四年——並非永久。我願生活在她的身邊，也許，可以減輕她的惡運……」他又因為興奮而停頓了。

「我能夠說什麼呢？」聶黑流道夫說，「我高興，她找到了這樣的保護人，像你……」

「這就是我需要的，」西蒙生繼續說。「我願知道，你愛她，願她有幸福，是否認為她和我結婚是好的呢？」

「哦，是的，」聶黑流道夫堅決地說。

「一切的事都在她了，我只需要讓這個受苦的心靈得到休息，」西蒙生說，帶着那種小孩子的溫柔看着聶黑流道夫，這是誰也不能夠從這個人憂愁的臉上期望到的。

西蒙生站起，抓住聶黑流道夫的手臂，把臉伸近他，羞澀地笑着，吻了他。

「我就這麼向她說了，」他說，走了出去。

十七

「啊，怎麼樣？」瑪麗亞·芭芙諾芙娜說。「愛上了，完全愛上了。這件事我從來沒有料想到，伍拉濟米爾·西蒙生會這麼愚蠢地孩子般地戀愛！奇怪呵，說實話，可悲呵，」

話結束了，嘆了口氣。

「你瞧，卡洛呢？你瞧，她對於這事怎樣看法呢？」蕭黑流道夫問。

「她嗎？」瑪麗亞·芭芙洛芙娜停住，顯然希望儘可能作切實的答復。「她嗎？你看到嗎，她雖然是有過去的情形，在天性上她卻是一個最有道德性格的人，……她時常那麼優美……她愛你，正當地愛你，並且因為這個而快樂，就是她能夠對你做出甚至消極的好事，免得你和她發生糾葛。對於她，和你結婚是可怕的墮落，是比過去的一切更壞的，因此她決不會同意的。同時你的在場使她激動。」

「那末怎辦呢？要我消滅嗎？」蕭黑流道夫說。

瑪麗亞·芭芙洛芙娜笑着可愛的，孩子的笑容。

「是的，部份地。」

「怎樣部份地消滅呢？」

「我在胡說，但是關於她，我想向你說，她會許看到他的狂喜的愛情的愚蠢，（他什麼也沒有向她說過，）她會覺得又愛，又恐懼。你知道，我不夠資格對於這種事情說話，但我覺得，在他那方面，那是最普遍的，而是除了面具的男性的情感。他說，這種愛情喚起了他心中的熱力，說這種愛情是柏拉圖式的。但我知道，即使這是例外的愛情，在他的根本上仍舊有着同樣的醜惡……如同諾佛德佛羅夫和格拉別茲的愛情。」

瑪麗亞。芭芙洛芙娜離開了題目，說到愛說的題材。

「但我現在怎麼辦呢？」聶黑流道夫問。

「我想，你應該和她說。把一切弄明白，這總是最好的。你和她說，我去叫她。要叫嗎？」瑪麗亞。芭芙洛芙娜說。

「請吧，」聶黑流道夫說。

瑪麗亞。芭芙洛芙娜走了出去。

當聶黑流道夫獨自留在小室裏的時候，他聽着韋羅。葉芙萊莫芙娜的低柔的，時而被呻吟聲所打斷的呼吸聲，隔着兩道門不斷地滾出的，刑罪犯的嘈雜聲，有一種奇怪的情緒支配着他。

西蒙生向他所說的話使他解除了他加在自己身上的義務，這在他意志弱的时候對於他顯得是難受而奇怪的，但同時還有點東西他覺得不僅是不愉快的，而且是痛苦的。他所感覺的乃是西蒙生的提議毀壞了他的行爲的卓異性，在自己與別人的目光中減少了他所受的犧牲的價值：假若這麼好的一個人，對於她沒有任何義務，願意把他的命運和她連在一起，則他的犧牲便不是那麼有意義了。也許還有簡單的嫉妒心：他是那麼慣於她對他的愛情，他不能夠承認她會愛別人。

這道破壞了他曾經擬定的計畫——在她的受罰期間，生活在她的身邊。假若她嫁了西蒙生，他的在場便成爲不必要，而他又須擬定新的生活計畫了。

他還不及弄明白自己的情緒，便有刑幕犯們（他們今天有了特別的事情）的遽烈的喧囂聲湧進被打開的門，馬斯洛奔走進了房間。

她用快步子走到他面前。

「瑪麗亞，芭芙洛芙娜派我來的，」她說，站到他身邊。

「是嗎？我需要和你談談。坐下吧。伍拉濟米爾·西蒙生同我談過了。」

她坐下，把手放在膝上，顯得安詳了，但蕭黑流道夫剛剛說出西蒙生的名字，她便臉色深紅。

「他向你說了什麼呢？」她問。

「他向我說，他想要你。」

她的臉頰然發覺，顯出痛苦。她什麼也未說，只是垂下眼睛。

「他要求我的同意或者意見。我說，一切決定于你，你應該決定。」

「啊，這是什麼回事？爲什麼？」她說，用那種奇怪的，總是特別強烈地感動蕭黑流道夫約，斜視的目光看着他的眼睛。他們沉默地互相對視看了好幾秒鐘。這種目光向彼此都

說了許多東西。

「你應該決定，」聶黑流道夫重複。

「我決定什麼？」她說。「一切早已決定了。」

「不，你應該決定，你是否接受伍拉濟米爾·西蒙生的提議，」聶黑流道夫說。

「我女囚犯——能做什麼樣的妻子呢？爲什麼我還要毀滅伍拉濟米爾·西蒙生呢？」她說，皺眉。

「是的，但假若是赦免呢？」聶黑流道夫說。

「啊，不要管我吧。沒有什麼要說的了，」她說，站起身，走出房間。

十八

當聶黑流道夫跟隨卡邱莎回到男子房間時，那里大家都在興奮中。那巴托夫，什麼地方都去，和所有的人發生關係，注意一切的事情，帶來了感動大家的新聞。這個新聞乃是：他在牆上發現了一個字條，這是被判了做苦工的革命者撒特林所寫的。大家都以爲撒特林早已到了卡拉，却忽然發現了，他只是不久之前單獨和刑事犯們從這條路上走過。

「八月十七日，」字條上這麼寫着，「我被單獨和刑事犯們一同送走。聶維也羅夫和我

却死吊在卡桑的瘋人院裏。我健康，愉快，奢望一切最好的東西。」

大家都在討論撒特林的地位和聶維也羅夫的自盡。只是克累提夫帶着專心思索的神情沉默着，用不動的發亮的眼睛看着自己的前面。

「我的丈夫向我說，聶維也羅夫在彼得羅巴夫洛夫斯克就看見了預感，」蘭彩發說。

「是的，詩人，幻想者，這種人不能夠忍受單獨監禁，」諾佛德佛羅夫說。「我在單獨監禁的時候，便不許我的想像活動，用最系統的方法分配自己的時間。因此我總是忍受得很好。」

「有什麼東西不能忍受呢？在我被關的時候，我常常是很高興的，」那巴托夫用愉快的聲音說，顯然是希望驅散愁悶的情緒。「你怕一切：怕自己被捕，怕連累別人，怕事情壞，但是被監禁時——責任完畢了，可以休息了。你自己坐着吸煙吧。」

「你很認識他嗎？」瑪麗亞·芭芙洛芙娜問，不安地看着克累提夫的頰然改變的，憔悴的臉。

「聶維也羅夫是幻想者嗎？」克累提夫忽然說，喘息着，好像他是喊叫或唱了很久。「聶維也羅夫是這樣的人，像我們的守門人所說的，是『地上生得很少的』人。是的……他完全是水晶般的人，全部可以看得透。是的……他是不說謊的人——他不會作假。他不只是皮

層瀟瀟，他好像是全身剝了皮的，所有的神經都在外邊。是的，……複雜的富厚的性格，不是那種……哦，但是何必說呢！……」他沉默了。憤怒地皺着眉，他又說，「我們爭論，哪一樣最好，是先教育人民，然後改變生活形式，抑是先改變生活形式；我們又爭論，如何鬥爭，是用和平的宣傳，抑是用恐怖主義？我們爭論，是的，但他們不爭論，他們知道自己的事情，他們是完全漠不關心的。成百的人死與不死。什麼樣的人呵！相反，他們只需要讓最好的人死。是的，海爾村說過，在十二月黨黨員們被取消活動時，社會的水準被降低了。不要再降低了！海爾村。自己和他的同輩們被取消活動了。現在茹維也羅夫之流……」

「他們不能夠消滅所有的人，」那巴托夫用愉快的聲音說。「總還有人留下來得種的。」

「不，不會留下來的，假若我們要可憐『他們，』」克累操夫提高聲音說，不讓人打斷他。「給我一支烟捲。」

「但這對於你是不好的，阿那托理，」瑪麗亞·芭芙洛芙娜說，「請你不要吸烟吧。」

「哦，不要管我吧，」他忿忿地說，吸着了烟捲，但立刻便咳嗽了；他開始吸氣，似乎吐了痰，他繼續說：「我們做的是不對的，不對，不對的。不要爭論，都要一致團

結……消滅他們。是的。」

「但他們也是人，」聶黑流道夫說。

「不是，他們不是人，——那些能夠做出他們所做的事情的人……不是，啊，據說，炸彈和氣球發明出來了。是的，乘氣球升上去，用炸彈丟他們，好像丟臭虫，直到他們絕滅……是的。因為……」他想說，但臉發紅，頓然咳得克兒，血從他的口裏流出。

那巴托夫跑出去取雪。瑪麗亞。芭芙洛美娜取來繭草酸給了他，但他閉着眼睛，用白而瘦的手推開她，困難而急卒地呼吸着。當雪與冷水使他稍微平靜時，他被抬到床上，聶黑流道夫向大家告了別，和來找他並且已等了他很久的軍曹走了出去。

刑事犯們現在安靜了，大部分睡覺了。雖然房裏的人或躺在板席上，或躺在板床下，或躺在板床之間的空處，他們却不能全聽容納在房內，他們有一部分躺在走廊的地上，把頭枕在行囊上，蓋着濕大衣。

從房門裏和走廊上發出鼾聲，呻吟聲，和夢囈。處處是緊密的蓋着大衣的人堆。只是在單身的刑犯房裏有幾個人未睡，坐在房角落裏蠟燭燭子的旁邊，當他們看見兵時，把牠熄了；在走廊上的燈下還有一個老人，他光身地坐着，在捉襖衣上的虱子。政治犯房間裏的惡劣空氣比之這里惡臭的空氣似乎是清潔的了。冒烟的燈似乎是點在霧裏，呼吸是困難的。爲了

走過走廊而不踏到或者不絆到睡覺者當中任何人的腿，必須注視前面的空地地方，放下了一隻腳，還須為後一隻腳找地方。有三個人，忽然連在走廊上也沒有找到地方，躺在門廊上；正在發臭的糞裏滲漏的便桶邊。他們當中之一是老白癩，聶黑流道夫常常在行程中看見他。另一個是十歲的男孩，他躺在兩個囚犯之間，手放在腮下，頭枕在別人的腿上。

出了大門，聶黑流道夫站住，深深地吸了口氣；又久久地用力吸進寒冷的空氣。

十九

院裏有星光了。順着凍結的，只還有幾處難走的泥路回到旅舍，聶黑流道夫敲了黑暗的窗子，於是寬肩的工人亦腳來為他開了門，讓他進了門廊。在門廊的右邊可以聽到黑暗的茅舍裏車夫們的響亮的銜聲；在門外的院子裏可以聽到一大羣馬嚼麥聲。左邊的門通清潔的內室。內室裏發出苦艾的氣味和汗氣，在分壁後邊可以聽到肺強的人均勻的吮噠的銜聲，在聖像前點着紅玻璃燈。聶黑流道夫脫了衣服，把布氈和自己的皮枕頭放在油布沙發上，躺下來，在自己的想像中思索着他在這天所見所聞的事情。在聶黑流道夫這天所見的一切之中，他覺得最可怕的是睡在便桶裏流出的液體上，頭枕着因患腦子的孩子。

活
雖然這天晚上與西蒙生及卡邱莎所談的話是異外而重要的，他却沒有停頓在這個事件上

復：他和這件事的關係是太複雜而又不確定的，因此他趕走了關於這件事的思想。但他却更生動地想起了那些不幸者的情況，吸着窒息的空氣，躺在臭桶裏流出的液體上，尤其是帶着無罪的臉，睡在懲役犯腿上的孩子——這情景沒有離開他的腦子。

知道在遙遠的什麼地方有些人蹂躪別的人，使他們受到各種腐敗，不人道的侮辱與痛苦；或者在這三個月中無情地看見這種腐敗與一些受到另一些人的磨折；——是完全不相同的。聶黑流道夫感覺到這個。在這三個月中他屢次自問：『我看別人所看不到的事，是我瘋了呢，抑或是那些做了我所見的這些事的人瘋了呢？』但人們（他們是那麼多）做了那麼使他驚異而恐懼的事，帶着那麼安然的信念，以為這不僅是那麼必要的，而且他們所做的是很重要的有益的事情，——以致難以認為所有的這些人是瘋了的；他也不能承認自己是瘋了的，因此意識到自己思想的清白，因此他不斷地處在困惑中。

聶黑流道夫在這三個月中所見的東西對於他是這樣的：

在所有的自由的人當中，那最神經質的，最急性的，最易興奮的，最有稟賦的，最強健的，比別人不狡猾不謹慎的人審法庭審判與行政而被選擇了出來，這些人，比其他的仍然是自由的人；並不更有罪或對於社會是更危險，他們先被下獄，然後被遣送到流放之地，成年累月地被監禁在澈底的閉情與物質的無處中，離開自然界、家庭、工作、即是，離開了人類

自然的道德的生活的一切條件。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在這類機關的這些人受到了各種不必要的恥辱——鑲鑽、刺頭、可恥的衣服，即是，被奪去了弱者的善良生活的主動方——對於輿論的關心，羞恥心，人類尊嚴之感。

第三，受到經常的生命危險，——且不說中毒，溺斃，焚死等例外情形，——受到在監禁處的經常的傳染病，疲乏，毆打；這些人經常地處在這樣的情況中，在這種情況中最善良的道德的人會由于自衛之感而去，並饒恕別人做，最可怕的殘忍的行爲。

第四，這些人被強迫去結交那些特別被生活，尤其是被這些機關，所腐化的浪子，兇手，惡漢們，他們影響一切尚未充份被通用的方法所腐化的人，好像酵母影響生麵。

第五，最後，對於所有的受到這種影響的人，藉最令人信服的方法，即是藉各種加諸他們的非人道的行爲，藉拷問兒童，妻子，老人們，毆打，棍管，鞭撻，獎賞抓回活的或死的逃亡者的人，分散夫妻們以及爲了同樣而結合別人的丈夫和別人的妻子們，鎗斃，絞經——藉最令人信服的方法，暗示了：各種暴力，殘忍，野蠻，在對政府有利時，不值不爲政府所禁止而且爲政府所認可；因此那些不自由的，在艱難與貧困中的人們的行爲是更加可以容許的了。

活

這一切的有意計畫出來的機關似乎是爲了產生那種癡癡到最高限度的腐敗與罪惡，並且

復 活

是爲了極廣泛地在人羣中散佈這種疑難的腐敗與罪惡，這是在別的情形之下所不能夠達成的。「正好像提出了一個問題，如何用最好最可靠的方法去腐化最可能衆多的人們，」——蘇黑流道夫想，透視着在牢獄裏與在休息站上所發生的事情。每年有成千累萬的人被引到最高度的腐敗中，當他們充份腐化時，他們被釋放出來，爲了讓他們在全體人民當中散佈他們在監獄中所獲得的腐敗。

在邱明，萊卡切林堡，托姆斯克的監獄裏，在休息站裏，蘇黑流道夫看到，那似乎是社會爲自己所立的目標如何順利地被達到了。具有俄國社會的，農民的，基督教的道德要求的，普通的，簡單的人們丟開了這些原有的觀念，獲得了新的，監獄裏的觀念，主要的即是：對人類的任何侮辱與暴力。任何破壞在牠是有利的時候，是可以容許的。在牢裏生活過的人憑全部的心靈認識了這個，就是，根據對他們所發生的事情作判斷，教會與道德家所宣傳的對人尊敬與同情的那些道德法則，在實際生活中是被丟棄的，因此，他們無須遵守牠們。蘇黑流道夫在他所認識的一切囚犯身上，在非道羅夫，馬卡爾，甚至塔拉斯身上，看到了這個；塔拉斯在各休息站過了兩個月之後，以他的論斷的不道德而令蘇黑流道夫驚異。途中蘇黑流道夫知道了如何逃往荒地的浪子們勸同伴們與自己偕逃，然後又殺死他們，吃他們的肉。他看見了一個活人被控告了並承認了這個。而最可怕的是吃人的事不是僅有的，却是繼續重複的。

只有由于罪惡的特別培植，如同在這些機關裏所發生的，一個俄國人才能夠被帶到浪子們所達到的情況中，他們超越了尼采的最新學說，認為一切是可能的，沒有東西是被禁止的，他們最初在囚犯們當中然後在所有的人當中宣傳這個學說。

這所做出的事情的唯一解釋，乃是如書本中所寫的防止、威脅、改正、與合法的報復。但事實上並沒有第一種、第二種、第三種、第四種的類似物。代替防止的只是犯罪的擴大。代替威脅的是罪犯們的鼓勵，許多浪子罪犯自願下獄。代替改正的是一切罪惡的系統的傳染。報復的要求不僅不被政府的處罰所減輕，而且栽培到沒有這要求的人民的心中。

「那末，他們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呢？」聶黑流道夫問自己，沒有找得回答。

而最使他驚訝的乃是，這一切不是偶然地做的，不是由于誤會，不只一次，而是經常地在許多世紀中做的，唯一的差別就是，在從前是剝鼻與割耳，後來是火烙與鍊鐵柱，而現在是上鎖，由汽船而非荷車運送。

使他憤慨的事情，如官吏們向他所說的，是由于監禁與流放的地方的設備不完善，並且建築了新式監獄，這一切便都可以改善，——這種議論沒有滿足聶黑流道夫，因為他覺得，使他憤慨的不是由于監禁的地方的設備較好抑較差。他曾讀到有電鈴的改善的監獄？塔德所推著的電刑，而這種改善的暴力更使他憤慨。

復

活

最使聶黑流道夫憤慨的，乃是在法院和各部有人支領高額的，取自人民的薪俸，因為他們參攷具有同樣動機的同樣官吏們所寫的著作，把破壞他們所寫的法律的人們的行為配合在條文之下，並根據這些條文把人們運送到他們不再看到這些人的地方，在這里，這些人在殘忍的狠心的監獄長、典獄、護送官的充份權力之下，成百萬地在心靈上在身體上滅亡。

更密切地認識了監獄與休息站，聶黑流道夫看到，在囚犯們當中所發展的這一切的罪惡；酗酒、賭博、殘忍、與刑事犯們所做的一切可怕的犯罪，甚至吃人——不是偶然的事，也不是退化，犯罪型、畸形的現象，如同支持政府的愚蠢的科學家所解釋的，乃是人們可以處罰別人這種不可解的錯誤之不可思議的結果。聶黑流道夫看到，吃人不是在荒野開始的，而是在各部，委員會，政府衙門開始的，僅僅是在荒野結束的；看到，例如他的姊丈，以及所有法官與官吏們，自庭丁到部長，一點也不注意他們所說到的正義或人民福利，而大家所需要的是那些虛布，那是爲了他們做出了產生這種腐敗與痛苦的一切事情而付給他們的。這是十分明顯的。

「難道這一切只是因爲誤會而發生的嗎？要怎樣便可以向所有的這些官吏們保證他們的薪俸，甚至給他們獎金，使得他們不做他們所做的一切呢？」聶黑流道夫想。想到這些地方，已經鷄啼二遍，雖然跳蚤在他一動時便如泉水一樣在他四周跳起，他却睜了酣沉的睡眼。

當聶黑流道夫醒來時，車子早已走了，女店主喝了茶，用手帕拭着淌汗的胖頸子，夾說，休息站的兵帶來了短筒。短筒是瑪麗亞·芭芙洛芙娜送來的。她寫着，克累操夫的病勢比他們所想到的還要嚴重了。『我們曾想把他留下，並且陪他留下，但這沒有獲得許可，所以我們要帶他走，但我們很怕。你去設法佈置，假若他被留下，也讓我們當中有一個人被留下。』假若爲了這個必須我辭他，不用說，我是準備如此的。

聶黑流道夫派了青年去到驛站要馬，開始匆忙地收拾行裝。他還沒有喝完第二杯茶，三馬騾車已響着鈴鐺，在凍結的泥濘上好像在石塊上輾響着車輪，來到門口。同胖頸的女店主結了賬，聶黑流道夫連忙走出，坐到車上，吩咐車夫儘量趕快走，希望趕上囚犯們。過了牧場的大門不遠，他果然趕上了裝載行囊與病人的，在開始被輾平的凍結的泥濘上轟響着的荷車。軍官不在，他走在前面。兵士們，顯然是喝了酒，愉快地談着，在路邊上跟在車後。荷車很多。在前面的六輛荷車上都緊緊地坐着六個衰弱的刑事犯，在後邊的三輛荷車上各坐着三個囚犯，在最後的一輛上坐着諾佛德佛羅夫，格那別慈，和康德拉切夫；在第二輛上，**蘭彩發**，那巴托夫，和那個衰弱的患風濕症的婦人，她的位子是瑪總亞·芭芙洛芙娜讓出。

活 棋

來的。在第三輛上，克累操夫躺在草蓆與枕頭上，在他旁邊的車台上坐着瑪麗亞。芭芙洛美娜。聶黑流道夫吩咐車夫停在克累操夫旁邊，並走到他面前去。醉酒的護送兵向聶黑流道夫揮手，但聶黑流道夫沒有注意他，走到荷車前，扶着車側，併排走着。克累操夫，着羊皮襪，戴皮帽，口上繫着帕子，顯得更瘦更蒼白了。他的美麗眼睛顯得特別大而明亮。因為車子的顛簸而微微震動着，他眼不離開地看着聶黑流道夫，對於康健的詢問只閉上眼睛並忿怒地搖頭。他全部的精力似乎都用在車輛顛簸的忍受上。瑪麗亞·芭芙洛美娜坐在車子的另一邊。她和聶黑流道夫交換着含意的目光，她表示她對於克累操夫的情況的關心，然後她立即用愉快的聲音說：

「似乎軍官自己慚愧了，」她大聲說，以便聶黑流道夫可以在車輛聲中聽到。「布索夫肯的手錶，被取下來了。他自己帶着小女孩，卡洽和西蒙生和代替我的草蓆同他一陣。

克累操夫說了些不能聽得清楚的話，向瑪麗亞·芭芙洛美娜暗示着，並皺眉搖頭，顯然是在壓制咳嗽。聶黑流道夫把頭貼近，以便聽得清楚。這時克累操夫從手帕裏把嘴露出，低聲說：

「現在好多了。只要不受涼。」

聶黑流道夫肯定地點頭，與瑪麗亞·芭芙洛美娜交換了目光。

「哦，三體的問題怎麼樣了？」克累操夫低聲說，費力地困難地笑着。「解答困難嗎？」

「黑流道夫不明白，但瑪麗亞、芭芙洛芙娜向他說明這是確定日、月、地球三個星體的關係的，著名的算學問題，而克累操夫談話總將這個比擬黑流道夫，卡邱莎，西蒙生的關係。克累操夫點頭，表示瑪麗亞·芭芙洛芙娜正確地說明了他的笑話。」

「這個解答不在我，」黑流道夫說。

「你接到我的字條嗎？你要做嗎？」瑪麗亞·芭芙洛芙娜問。

「一定做，」黑流道夫說，注意到克累操夫臉上的不快，走回自己的車前，上到車的橫檔上，扶住車側，車子在未輾平的道路轍痕上顛簸着他，他開始越過展延一俄里的，穿灰大衣與羊皮襖、上腳鐮與成對地上手鐮的囚犯們。在路的那一邊黑流道夫認出了卡邱莎的灰披巾，韋·葉芙萊莫芙娜的灰大衣，西蒙生的上衣，針織的帽子，繫了皮帶好像草鞋的白毛襪。他和婦女併排走着，熱烈地說着什麼。

看見了黑流道夫，婦女們向他鞠躬，西蒙生則莊嚴地舉起帽子。黑流道夫沒有話說，也不停止車夫，越過了他們。又走上輾平的道路時，車夫把車趕得更快，但須不斷地離開輾平的道路，以便越過路兩邊的行走的車輛行列。

全部被深轍所切裂的道路穿過陰暗的松林，兩邊夾雜着明亮的、枯黃的葉子尚未落下的樺樹與落葉松。在追越囚犯的行列到一半時，森林完結了，兩邊展開着田地，修道院的十字架與圓屋頂出現了。天氣完全明朗，雲朵飛散，太陽升在森林之上，潮濕的樹葉，水濺，圓屋頂，教堂十字架都在太陽光下明亮地閃耀着，前面右方，在灰藍色的遠方，遠山發白色，三馬樞車進了近城的大村莊。村莊的街道上滿是人；着奇怪的帽子與大衣的俄國人與外國人。酒醉的與清醒的男女在舖子、飲食店、酒館、車輛的四周擁擠着，閑談着。感覺到城市的接近。

鞭打並拉動了右邊的挽馬，側坐在車台的邊上，讓韁繩掛在右邊，車夫，顯然在賣弄本領，在大街上駕車快跑，並且沒有控制速度，向着河邊跑去，過河有渡船。渡船是在急流的河當中，向這邊河岸駛來。這邊河岸上約有二十輛車子在等待着。聶黑流這夫不用久等。被拉到上流高處的渡船，被急水所推送，很快地達到了渡口。

高大、寬肩、有筋力、沉默的渡船夫，着羊皮襖和皮鞋，敏捷地習慣地拋了繩索，繫到樁上，取下了橫板，卸了渡船上的車輛到岸上，並開始裝載車輛，在渡船上緊密地裝了車輛和見水而驚駭的馬。急流的寬大的河流激蕩在渡船的舷上，曳着繩索。當渡船裝滿時，聶黑流道夫的車和解下的馬擠在渡船一邊的車輛之間，渡船夫上了橫板，不注意沒有上船的人的

請來，解開纜索，開船了。

渡船上，是安靜的，只聽到渡船夫的腳踏聲，和馬鞍懸時踏踏船板聲。

二十一

那黑流道夫站在渡船邊上，看着寬大急流的河。在他的想像中，交接地出現了兩幅圖畫：在憤怒中垂死的克羅提夫的因顛簸而震動的頭，以及健壯地同西蒙生走在路邊上的卡邱莎的身體。一個印象——將死而不準備死的克羅提夫——是痛苦的，悽慘的。另一個印象——健壯的卡邱莎，找到了像西蒙生那種人的愛情，並且現在是行走在堅固而真實的善良之道上——應該是快樂的，但黑流道夫却覺得這也是痛苦的，並且他不能夠克服這痛苦。

城裏的喧聲和大銅鐘的鏗鏘的震聲傳到水上。站在黑流道夫身邊的車夫和所有的車夫們先後地脫了帽子並劃十字。站得最近船舷而黑流道夫起初未曾注意到的矮小而髮亂的，老人沒有劃十字，却抬起頭，注視着黑流道夫。這個老人穿了打補的衣服，棉布褲，破舊打補的鞋。在肩後有一個小背囊，頭上是高大的毛皮的破舊的帽子。

「老頭子，你為什麼不禱告？」黑流道夫的車夫問，戴上並理正了帽子。「沒有受過洗嗎？」

「向誰禱告呢？」亂髮的老人堅決、傲慢、迅速地一個一個音節地說。

「是向誰，當然是向上帝，」車夫諷刺地說。

「您向我指出他，上帝，在哪里嗎？」

在老人的表情中有那麼嚴肅而堅決的東西，以致車夫覺得他和心強的人有了問題，相當地窘迫了，但還沒有表現出這個，試圖不發聲，不在旁聽的人羣之前蒙受恥辱，便迅速地回

答：

「在哪里？當然——在天上。」

「你到過那里嗎？」

「不管我到過沒有到過，但大家知道，應該向上帝禱告。」

「沒有人在任何地方看見過上帝。獨生子，在父的懷中，他宣佈過他，」老人嚴厲地皺

眉，同樣迅速地說。

「你，顯然，本是基督徒，是洞孔崇拜者。你向洞孔禱告，」車夫說，把鞭子插進腰帶

裏，理了挽馬的尻帶。

有誰在笑。

「老伯伯，你信什麼教？」一個中年人問，他帶着車子站在船邊。

「我什麼信仰也沒有。因為我什麼人，什麼人也不相信，除了我自己，」老人同樣堅決迅速地回答。

「怎麼會相信自己呢？」聶黑流道夫說，加入了談話。「或許有了錯誤。」

「一生都沒有，」老人搖了頭，堅決地回答。

「那末爲什麼有各種的信仰呢？」聶黑流道夫問。

「有了各種的信仰，是因爲人相信別人，不相信自己。我也信仰過別人，並且迷失了道路，好像在荒野裏；那樣地迷失了道路，以至不會希望找出路，舊教徒，新教徒，猶太教徒，鞭笞派教徒，僧侶派教徒，非僧侶派教徒，奧地利派教徒，牛乳派教徒，去勢派教徒。每種信仰只稱贊他自己。因此大家爬着，好像瞎眼小狗。信仰有許多種，但精神只有一種。你的，我的，他的，都是一樣。所以，假若每人信仰自己的精神，則一切都將聯合。假若每人是他自己，則一切將成爲一個。」

老人大聲地說並環顧大家，顯然希望儘可能更多的人聽他講。

「你早就這樣宣佈過嗎？」聶黑流道夫問他。

「我嗎，早已了。他們逼迫我這已經是第二十三年了。」

「怎麼樣逼迫？」

活 復

「因為基督被逼迫，所以我也被逼迫。他們抓住我，把書卷在法庭上，書卷的卷利筆教徒們的面前。他們把我在憲法院裏關過，但是對我什麼事也不能做，因為我是白的。他們說：『你叫什麼？』以為我會認錯自己的什麼名字。但我什麼名字也沒有說。我把一切都放棄了。我沒有名字，沒有地位，沒有國家，什麼也沒有，我就是我自己。『叫什麼？』」

「有人：『有多多年呢？』我誠實地說：『我不能計算，並且也不能夠計算，因為我過去總是在看。將來也總是存在着。』他們說：『你的父母是誰呢？』我說：『沒有父母，除了上帝。』

「上帝是上帝是我父親，我是我母親，」他們說，「你承認沙皇嗎？」

「為什麼不承認呢？他是他自己的沙皇，我是我自己的沙皇。」

他們說：「哦，不同你說了。」

我說：「我沒請你同我說。」於是他們使我受苦。」

「你現在到什麼地方去呢？」哥黑流道夫問。

「到上帝領我去的地方去。我要工作，若是沒有工作，我就找。」

老人結束了，注意渡船到了這邊的河岸，便順利地環顧所有窮苦的人。

「我不拿這種東西。我拿麵包，」他說。

「哦，請你……」

「用不着屢說，你沒有侮辱我，並且也不能夠侮辱我，」老人說，開始把卸下的背囊放到背上。

這時他們搭上驛車並套馬。

「先生，你也願和他說話？」車夫，當馬黑統道夫給了有力的鞭點夫酒錢又上車時，向他說。「他不過是一個不羈正道的浪子。」

三十一

上下坡子，車夫轉過頭來。

「要趕到哪個城鎮裏去呢？」

「哪個最好？」

「沒有比『西比種亞』還好的了。就考夫家也好。」

「請你的意吧。」

復

車夫又側着坐，加快了速度。城市是和所有的城市相同，同樣的有樓頂鴉子與綠色屋頂的屋子，同樣的教堂，店舖，大街上的貨棧，甚至是同樣的警察。只是房屋幾乎都是木料的街道沒有鋪路面。在一條熱鬧的街止，車夫把三輪驛車停在旅館的門前，但是旅館裏沒有

活

空房間，因此必須到另一家去。在這另一家旅館裏有空房間，於是聶黑流道夫置備月以來第一次重行在習慣的環境中感覺到相對的清潔與便利。雖然聶黑流道夫所住的房間是很簡陋，他在兩個月的驛車，鄉村旅店，休息站的生活之後却感覺到很大的舒適。第一件事便是他需要把身上的虱子弄乾淨，自從訪問過休息站以來，他從來沒有完全擺脫過虱子。解卸了行囊，他立即便去洗澡，回來時穿了城市的服裝，身上漿的襯衣，有摺痕的褲子，禮服，外加大衣——去見當地的長官。旅館侍者所叫來的馬車，由肥滿碩大的吉爾給斯馬拉着震動的快車，把聶黑流道夫送到華麗的大屋子前，在門前站立着守衛和警察。屋前屋後是花園，花園裏落了葉子，伸出空枝的楊柳與禿樹之間有茂盛而暗綠色的槲櫨、松樹、奧西比利雜櫨。

將軍不好過，不見客。但聶黑流道夫仍舊請聽差送上自己的名片，聽差帶着歡迎的回答轉來：

「吩咐了請進。」

前廳，聽差，傳令兵，樓梯，有擦得明亮的鑲木地板的大廳，——這一切都和在彼得堡相似，只是稍微髒汙一點，更加莊嚴一點。

聶黑流道夫被引入書房。

將軍，一個醜陋，有馬蹄蓋式鼻子，額上有突出的包，光着頭，眼下有腫皮的，血色的

引人，穿縫製式綢化裝服，手拿香煙捲，坐著在嘴有銀茶托的茶檯裏喝茶。

「你好，閣下！請原諒，我穿化裝服會你，但總比不會的好，」他說，用化裝衣遮蓋他的肥胖的項背有肉摺的頸子。「我不好過。不出門。是什麼把你帶到我們的邊區來了？」

「我在陪伴一批囚犯，其中有一個同我很有關係的人，」霸黑流道夫。「我是一部份爲這個人一部份爲另一件事來請求閣下的。」

將軍吸了口氣，啜了口茶，把烟頭在孔雀石的灰皿裏熄滅，沒有把窄狹肥腫而明亮的眼睛離開霸黑流道夫，嚴肅地聽着。他只在問他是否要吸煙時才打斷他。

軍將屬於那種有學問的軍人，認爲自由主義與人道主義和他的職業的妥協是可能的。但他在本性上是聰明而善良的人，他不久便感覺到這種妥協的不可能，爲了不看到他經常所有的這種內心衝突，他便漸漸養成了在軍人中很普遍的飲酒的習慣，在三十五年的軍役之後，他成了醫生所說的酒豪。他全身浸透着酒。無論什麼酒他都要飲得很多，以便喝醉。飲酒對於他成了那樣的一種必要，沒有酒他便不能生活，他每天晚上飲得太醺，不過他是那麼習慣了這種情況，他不眩暈，也不說特利的蠢話。即使他說了蠢話，但由於他佔據了那麼重要的高級地位，無論他說了什麼蠢話，他也被人看作聰明的話。只是在早晨，就是在霸黑流道夫來找他的時候，他像一個理性的人，能夠了解別人應儘量勸是怎麼，多多步少是迅速地觀察

復 世他所愛說的成語：「酒醉便聰明——他有兩件事稱心。」上層當局知道他是酒徒，但他仍然是比別人有更多的教育，——雖然在他的教育中他止於嗜酒的地步——他勇敢，伶俐，莊嚴；在酒醉時仍總舉止有方，因此他被任命並被維持在他所有的這種顯著而負責的地位上。

聶黑流道夫向他說，那令他發生興趣的人是一個婦人，她是無罪地被判罰的，並且爲她的請願書已經遞呈皇上了。

「這樣的。哦？」將軍說。

「我在彼得堡得到允許，說關於這個婦人的命運的消息，不會在這個月以後寄給我，而且寄到這里……」

沒有把眼睛離開聶黑流道夫，將軍把手指胖短的手伸到桌上，捺了鈴，繼續無言地聽着，噴出煙氣，特別高聲地咳嗽着。

「所以我想請求，假若可能，就留這個婦人在這里，直到獲得關於請願書的回批。」
應差、一個穿軍服的傳令兵，走進來。

「問一問，安娜·發西莉葉芙娜起來了沒有？」將軍向傳令兵說。「還拿點茶來。」他轉向聶黑流道夫說，「還有呢？」

「我的另一個請求，」聶黑流道夫繼續說，「是關於一個政治犯，他也在這一批人當中。」

「這樣的！」將軍有意義地搖頭。

「他病的很兇，是要死的人了。他也許會發留在這裏的病院裏。因此有一個女政治犯願意留下陪伴他。」

「她和他不是生人嗎？」

「是的，但是她準備嫁他，假若這使她能夠留下來陪他。」

將軍用明亮的眼睛不動地注視着，並無言地聽着，顯然是要用目光窺他的對談者，却仍舊吸着烟。

且當聶墨迥夫說完時，他從桌上取了一本書，迅速地舐濕手指，翻着書葉，找到關於結婚的條文，並閱讀一遍。

「她判罰的是什麼？」他問，從書上拿開了眼睛。

「她——罰做苦工。」

「哦，這麼被處罰的人的地位，是不能夠因為結婚而改善的。」

「但是……」

「請你原諒。假若是自由的人娶了她，她仍然是要受她自己的處罰，問題在這裏：誰受

的處罰重一點——她或是他？」

「他得保證是誠實做事。」

「哦。這是抵消了。」將軍笑着說。「他的什麼，她的也是什麼了。他因為痛可以留下來。」他繼續說：「當然，爲了減輕他的惡運，我們要做一切可能做的事情。但隨即便嫁了他，也不能夠留在這裏的……」

「將軍夫人在喝咖啡？」聽差報告。

將軍點了點頭，繼續說：

「不過，我再想一想吧。他們是什麼名字？請寫在這里吧。」

聶黑流道夫寫下了。

對於聶黑流道夫要和病人見面的請求，將軍說：「這個我也不能做的。當然，我不懷疑你；但你對於他們，對於別人發生興趣，而且你有錢。我們這裏的一切都是賣的。別人向我說：剷除賄賂。但大家都是受賄賂的人，我怎麼剷除呢？他們的階級越低，做得越兇。哦，隔了五千俄里，從那里去發現牠呢？在那里人人是小沙皇，正如同我在這里一樣。」他發笑了。「你大概是和政治犯們見過面，你給錢，他們准許你，是嗎？」他笑着說。「是這樣嗎？」

「是的，這是真的。」

「我明白，你應該這麼做。你想會見政治犯。你可憐他。監獄長或者護送兵接受，因為他的薪餉是兩個雙角，有家庭，他不能夠不接受。在他的和他的地位上，我也要做得和你的一樣。但是在我的地位上，我不許自己違背法律的嚴厲橫吏，至因為我是大，會受側隱將的影響。我是行政官吏，在某種條件之下，我得人信任，我應該符合這種信任。哦，這個問題完結了。哦，現在你向我說吧，在你們的大都市裏做些什麼？」

於是將軍開始詢問並發達，顯然是想在同一時間又能聽到新聞又給表現自己的全部學問與人道主義。

二十三

「哦，還有這個：你住在哪一家？在就考夫家嗎？哦，那里是可知的。你來吃飯。」
 軍送別蕭黑流道夫時說，「在五點鐘。你說英語麼？」

「是的，我說。」

復
 「哦，那好極了。你知道，有一個英國旅客到這里來了。他在研究南比利亞的流放與監獄情形。他也要到我們這里來吃飯，你也來。我們五點鐘吃飯，我的內人期望守時。那時我再給你回答，關於如何處理那個婦人，還有那個病人。也許，也許可以留下誰來陪伴。」

復

辭別了將軍，黑流道夫覺得自己是在特別興奮而活潑的心情中，坐車赴郵局。

郵局是一個矮小的圓頂的房子。在辦公桌旁坐著郵務員們在向擁擠的人羣交信。一個郵務員，把頭側向一邊，不停地用顯微鏡蓋着敏捷地移動到天下來的信封。他們沒有讓黑流道夫等好久，知道了他的名字，他們立刻交給他很多的郵件。有些錢，有幾封信，有幾本書，和最近一期的「祖國」報。他接到了信，黑流道夫便走到木凳前，木凳上坐著一個拿著槍的兵在等候什麼，他和他併排坐下，翻着收到的信。其中有一封掛號信——美麗的信封上有明亮的紅封蠟的清楚的封印。他打開信封，看到賽列寧的信和一件官方公文，覺得血湧上了他的臉，心收縮了。這是卡邱莎的請願書的回批。這個回批是怎樣的呢？不會是批駁嗎？黑流道夫連忙閱讀一遍細小、難認、堅決、涼薄的筆跡所寫的信，高興地嘆氣。回批是如意的。

「親愛的朋友，」賽列寧寫著。「最後的談話給了我深刻的印象。對於馬斯洛發你是對的。我仔細地研究了案情，看到她受到了令人憤慨的不公平。這只可以在你遞呈請願書的請願委員會裏糾正。我設法在那里協助了案子的判決，在這裡寄你一份減刑書。地址是葉卡切妮娜·伊發洛芙娜伯爵夫人給我的。原本寄到她在審判時被監禁的地方去了，也許會立刻轉寄到西比利亞總督署裏去。我匆匆通知你這個愉快的消息。親愛地握手。賽列寧敬上。」

公文的内容是這樣的：「皇帝陛下公署收悉上呈御前之請願書。某某案件，等因奉此。某某官廳，年月日。奉皇帝陛下公署長官之命，據悉上呈御前之請願書，茲通告小市民棄卡切銳娜·馬斯洛發，皇帝陛下據呈來之最恭願請願書，恩准馬斯洛發所請，茲命令將懲役改爲流放西比利亞次遠之處。」

這消息是愉快的重要的：蕭黑流道夫爲卡邱莎以及爲他自己所能希望的東西全實現了。確實，她的地位的變遷在他對她的關係上引起了新的糾紛。當她是懲役犯時，他向她提出的婚事是假想的，而所有的意義是在改善她的地位。現在沒有任何東西防礙他們的共同生活了。但對於這樞紐點黑流道夫却未有準備。此外，她和西蒙生的關係是怎樣的呢？她昨天的話是什麼意思呢？假如她同意了與西蒙生結合，這是好呢還是壞呢？她怎樣也不能夠弄清楚這些思想，於是現在不想到這個了。這一切以後都會自己明白的。她想，「現在必須儘可能趕快看見她，向她詢這件事愉快的新聞，使他自由。」他想起他手裏所有的這一份公文對於這樞紐是足夠的。於是走出了郵局，他吩咐車夫拖車趕到監獄去。

雖然將軍這天早晨沒有准許他去探監，蕭黑流道夫却憑經驗知道該向高級官吏那裡所能辦到的東西，往往低級官吏那里很容易辦到，便決定仍舊嘗試。在此刻去到監獄裏，以

珍活

更向卡邱莎報告這個快樂的消息，且也許可以使她自由，並同時探問克累操夫的健康情況。

向他和瑪麗亞。他坐落美福去說將軍所說的話。

監獄長是很滿意的。把那些莊嚴的人，有彎向隅角的鬍鬚與鬚鬚。他嚴厲地接見聶黑流道夫，並且坦白地說那兒沒有長官的許可，他不能夠准許外人會見囚犯。聶黑流道夫說他在大都市裏也能獲得准許。對於這話，監獄長回答說：

「很可能的，但是我不准許。」在他的話音中是說：「你們都市裏的先生以爲你們會使得我們驚訝並困惑，但我們在西北利亞東部也確實知道法規，還要指教你們呢。」

皇帝自己公署裏寄來的這份公文也未能影響監獄長。他堅決地拒絕了讓聶黑流道夫進監獄的請。聶黑流道夫以爲這份公文的出示可以使馬斯洛發自由，對於這種單純的假設他只輕視地笑了笑，說任何人的釋放必須有他的直屬長官的命令。他所許可的只是他要通知馬斯洛發說她得到了赦免，並且一旦接到他的長官的命令，便是一小時也不多就擱她。

聶于克與換夫的健康他也拒絕給與任何消息。他說，他甚至不能夠說，是否有這樣的囚犯。於是毫無所得，聶黑流道夫坐在自己的車子回旅館。

監獄長的嚴格守規是出于察爾斯人激過了規定其格的監獄裏面在這時發生了流行傷寒。爲聶黑流道夫趕車的車夫在路上向他說，「監獄裏每天要死很多的人。他們發生了什麼瘟疫。一天要埋二十人。」

雖然在監獄裏沒有成功，丑黑流道夫仍舊在同樣的健壯、興奮、活動的心情中坐車到縣長的辦公室去問，馬斯洛發赦免的公文是否已收到。公文沒有到，因此丑黑流道夫回到旅館，毫不延遲，立刻連忙寫信給麥列寧和辯護士說到這事。寫完信，他看了看表：已是去將軍家吃飯的時候了。

在路上他又想起來，去邱莎將如何接受這個赦免的消息。他們要把她居留在何處？他將如何和她生活？西蒙生怎麼樣呢？她對他的關係是怎麼樣呢？他想起了她所發生的變化。同時他又想起了她的過去。

「應該忘記，遺忘，」他想着，又趕快從自己心中逐出關於她的思想。「那時候就可以看得見了。」他向自己說，開始想到他應該向將軍說甚麼。

將軍的宴席，帶着丑黑流道夫所習慣的，富人與高官的生活的奢華氣派擺列出來，在他長久未去了不僅是奢華還有最基本的舒適之後，對於他是特別可愛的。

女主人是彼得堡的舊式的 Grande dame (社交婦女)。尼考拉皇朝的女官，說話文自然，說俄文不自然。她身體極好，為了手的動作而不使肘端離開腰部。她對於丈夫是安祥地

復 活

並且有幾分憂他地敬重的，對於客人總是極懇切，不過帶着因人而變別的態度。她接待蕭黑流道未知同自家的人，帶着那種特別優美的不覺得的奉承，因此蕭黑流道夫重新認識了自己美德，並感覺到愉快的滿足。她使她感覺到她知道那件使他到西比利亞來的雖然是獨異却是正直的行爲。並認爲他是非常的人。這種優美的阿諛和將軍家裏華麗奢侈的生活環境有了這樣的效果，就是蕭黑流道夫完全屈服于優美環境，遊美食物，以及自己所習慣的團體中有教育的人來往的安易與愉快。——這種樂事，好像他最近所經歷的一切是一場夢，他從夢中醒回到目前的真實。

席爾曼除了家人才將軍的女兒和她的丈夫和副官，還有一個英國人，一個金礦商人，一個從遙遠的西比利亞城市來旅行的省長。這些人在蕭黑流道夫看來都是可悅的。

英國人比健康的人，法文說得很不好，但說英文却是很好而且演說家般地動人。看見過很多東西，他的關於美洲、印度、日本的談話是有趣的。

年輕的金礦商人，農家子弟，着在倫敦做的全套禮服，用鑽石飾裝，有大圖書室，捐了很多給慈善事業，具有歐洲自由主義的信念，在蕭黑流道夫看來是可悅而有興趣的，顯將是歐洲文化在健康的野生農民身上教育接枝的全新的好的典型。

這方城市的省長就是那個前往的萊那長官，關於他，蕭黑流道夫在彼得堡時，別人說

了更多的話。他儘量使這有幾種稀稀的頭髮，溫柔的髮絲，有很嚴肅的戒指，他的左手，愉快的笑容，身體不顯肥胖。這個省長被衆人所看重，因為在接受賄賂的人當中只有他不接受賄賂。女主人並非愛姪音樂並且她自己也是良好的女鋼琴家。也看重他，因為他是優良的音樂家，會和她合奏。這黑流道夫的心情是那樣地寬和，現在這個人在他看來也不是不可悅的了。

快樂的精力眩暈的有藍灰色下頰的副官要替所有的人服務，因為他的好心腸而是令人愉快的。

對守舊黑流道夫是可悅的乃是將軍的女兒和她丈夫這可愛的年輕的一對。女兒是相貌不美的思想簡單的少婦，完全專心注意着她的前兩個孩子；她的丈夫，她因為愛情而在她和父母發生了長期鬥爭之後嫁給了他，是一個在莫斯科大學得有學位的自由主義者，謙虛而聰明，在服務，從事統計工作，特別是關於他所研究的，所愛的，並試圖挽救于絕滅的異族土人的工作。

復

大家對於黑流道夫不僅是懇切而親愛的，而且顯然高興把他當作新的有趣的人。將軍穿軍服，在頸子上掛了白十字架出來吃飯，和黑流道夫問好，如同對待老友，並立即邀請客人們用小食與麥酒。將軍向黑流道夫問到他在早上分別之後做了些什麼，黑流道夫說

括

他曾去郵局，並且知道了早上所說的那個人的赦免，於是他現在又要求准許去探監。

將軍，顯然是不高興在吃飯的時候提到事務，皺了皺眉，什麼也沒有說。

「用麥酒嗎？」他用法文向走向前來的英國人說。

英國人喝了麥酒，說他今天看過了教堂與工廠，但他想再看大的流刑監獄。

「那好極了，」將軍轉向聶黑流道夫說，「你可以一同去。」他向副官說，「給他一張出入證。」

「你想什麼時候去呢？」聶黑流道夫問英國人。

「我願在晚間去看監獄，」英國人說，「大家都在家，沒有準備，一切都是本來的面目。」

「啊，他想看到一切的美處嗎？讓他看吧。我寫過的，但是他們不聽我的話。就讓他們從外國報紙上去看到吧，」將軍說，走到餐桌前，女主人在桌前向客人們指示坐位。

聶黑流道夫坐在主人與英國人之間。在他對面坐着將軍的女兒，和某部的前任長官。

席間的談話是斷續的，時而是英國人說到印度，時而是將軍所嚴厲批評的東京（此為安南之東京——譯）遠征，時而是西比利亞普遍的舞弊與賄賂。所有這些談話都不使聶黑流道夫發生興趣。

但在餐後，在客室喝咖啡時，英國人和女主人開始了關於格拉德斯吞（一八〇九——一八九八英國政治家——譯）的有趣的談話，聶黑流道夫覺得他說了許多為他的對談者們所注意到的聰明的話。在好飯好酒之後，在喝咖啡時，坐在軟安樂椅上，在親切的有教育的人當中，聶黑流道夫漸漸地覺得愉快了。當女主人應英國人的請求和其部前任長官坐到鋼琴前彈奏他們所熱練的悲多汶第五交響樂時，聶黑流道夫感覺到他久未體驗的自己充分滿意的心情，好像他現在才知道他是一個多麼好的人。

大鋼琴是極好的，交響樂也彈奏得好。至少，對於愛好並知道這個交響樂的聶黑流道夫，似乎是如此的。聽着平緩調，他感覺到鼻子裏面因為對於自己和自己的一切美德發生了感動而有的辛辣。

爲了他久未體驗過的享樂感謝了女主人，聶黑流道夫便想告別並走開，這時女主人的女兒帶着堅決的神情走到他面前，紅着臉向他說：

「你問了我的小孩們；你想看見他們嗎？」

「她覺得，大家都認爲看見她的小孩們是有趣的，」母親說，笑着女兒的可愛的圓通。「公僻一點也不覺得有趣。」

「不然，很，很有興趣，」聶黑流道夫說，被這種滿溢的快樂的母性之愛所感動。「請

「她帶公爺看她的小孩們去了。」和探金鏢的女婿及國官坐在膝上，她笑着大笑。
活。「去吧，去稱頌吧。」

這少婦，顯然是因爲立刻就要有人批評她的小孩們而興奮着，快步地在聶黑流道夫前面走進裏面的房間。在第三間高大的，白紙壁的，點着有遮傘的小燈的房裏，有兩張併排的小床，當中坐着一個披肩巾的，有西比利亞式的高額骨的善良的保姆。保姆站起鞠躬。母親俯首看第二個小床，床上安靜睡着兩歲的小女孩，小嘴張開着，彎曲的長髮散堆在枕頭上。
「這是卡洽，」母親說，理着有藍條的針織的被，在被下伸出了一隻白的小脚。「好看嗎？你看，她只有兩歲。」

「美極了！」

「這是發秀克，祖父這麼叫他。完全是不同的樣子。西比利亞人。對嗎？」

「極好看的小孩，」聶黑流道夫說，看着俯睡的小胖子。

「是嗎？」母親說，很有含意地笑着。

聶黑流道夫想起了鍊鏈，剃髮的頭，打架，墮落，垂死的克緊操夫，卡邱莎和她過去的
一切。他開始覺得羨慕，並希望那種悲劇的，和他現在覺得是純潔的幸福。

幾聲鐘聲，小鐘們，並藉此而部分地滿足了飲下這些積蓄的甘親，他便跟隨走進客室，英國人在客室裏等候他，以便如約地一同到監獄裏去。同坐老的字體的主人們告別後，藉黑流道夫便同英國人一道走到將軍家的階梯上。

天氣變化了，大雪片片地下着，已經遮了道路，屋頂，花園的樹木，階梯，車道，馬槽。英國人有他自己的馬車，於是藉黑流道夫吩咐了英國人的車夫趕車趕監獄使坐上自己的快車，帶着完成不愉快的義務的憂戚心情，坐着柔軟的，在雪上難以帶動的馬車隨着英國人。

二十五

淒慘的監獄房屋，和衛兵們及大門下的燈，雖然是有此刻遮蓋着一切，但入口，屋頂，牆壁，的純潔的身色的覆幕，却因為正面一排照亮的窗子而產生了很早早晨淒慘的印象。莊嚴的監獄長走到大門口，在燈光下看了送給藉黑流道夫與英國人的出大憲，詫異地聳動了有力的肩膀，但是，爲了執行命令，邀了參觀的人跟他走。他領他們先穿過院子，然後進了右邊的門，由樓梯到了辦公室。請了他們坐下，他問有什麼事。以爲他們效勞，知道藉黑流道夫現在要寫馬斯洛德，便派了典獄去見她。他準備了同英國人並即開始談話而由藉黑流道夫引發的問題。

「這個監獄是建造給多少人的？」美國人問。「有好多被監禁的，多少犯人？」
少女的？小孩？多少懲役犯？多少流刑犯？多少自願跟隨來的？多少病人？」

聶黑流道夫翻譯了英國人和監獄長的話，沒有深究牠們的意義，完全出乎自己意外地因為當前的會面而發窘。在他翻譯給英國人聽的話句當中，他聽見了走近的腳步聲，辦公室的門打開了，照這樣的已有過許多次，典獄走進來，在他後面是繫了頭巾，穿囚犯短襖的卡邱莎，他看見了她，感覺到難受的情緒。

「我要活，我要家庭，小孩，我要過人的生活，」這思想，當她沒有抬起眼睛而快步地走進房間時，在他的腦子裏倏閃一過。

他站起來，走了幾步迎接她，她的臉色對於他顯得是嚴峻而不愉快的。這又像是她責備他時那樣的。她臉色發紅又發白，她的手指癱瘓地扭着短絨的邊，睜眼看着他，時而垂下眼睛

「你知道，有了減刑嗎？」聶黑流道夫說。

「是的，監獄長說的。」

「所以，只要一接到公文，你就可以出來，住在她所願意的地方。我們要監獄長去
趕快審斷他。」

「我要考慮什麼呢？伍拉濟米爾，西蒙生到哪裏，我也跟他到哪裏。」

雖然是很興奮，她却抬起眼睛看着黑黑流道夫，迅速地清楚她說出這話，好像是在先預備好了她所要說的一切。

「這樣的！」黑黑流道夫說。

「哦，德米特銳·伊發諾維支，他希望我和他在一起生活，」她驚惶地停住，更正自己「希望我在他旁邊。我還能希望什麼別的呢？我應該把這看作幸福了。我還有什麼別的呢？……」

「兩件當中的一件：或是她愛上了西蒙生，完全不願意接受我設想是我爲他所作的犧牲，或是她還愛我，爲了我的幸福而拒我，永遠地破釜沉舟，把她自己和西蒙生的命運結合在一起，」黑黑流道夫想，他感覺到羞恥。他覺得他臉紅了。

「假若你愛他……」他說。

「愛不愛，有什麼關係呢？我已經把他丟開了。伍拉濟米爾是很特殊的。」

「是的，當然，」黑黑流道夫開始。「他是極好的人，我想……」

她又打斷了他，好像是怕他說得太多，或者她不能說出一句。

「不，德米特銳·伊發諾維支，假如我不做你所希望的事情，你還要麼？」她說，

她的斜視的神祕的目光看他的眼睛。「是的，顯然，這是應該如此的。你也必須生活。」她正是向他說出了他剛才向自己所說的，但現在他已經想不到這個，而是想到並且感覺到完全不同的。他不僅是羞慚，而且是爲了他和她在一起時所失去的一切而惋惜。

「我沒有期望這個，」他說。

「你爲什麼要在這里生活受苦呢？你苦已經受夠了。」她說並奇怪地笑着。

「我沒有受苦，我覺得很好，並且我希望，假若我能夠，我還爲你服務。」

「我們，」她說了「我們」並看勃黑流道夫，「什麼也不需要。你爲我做的事已經是那麼多了。假若不是你……」她想說什麼，但她的聲音打顫了。

「你可用不着感謝我，」勃黑流道夫說。

「何必計算呢？上帝會替我們清算的，」她說，她的黑眼睛因爲湧出來的淚而發光。

「你是多麼好的女子！」他說。

「我好嗎？」她含着淚說，可憐的笑容照明了她的臉。

「Are you ready? (你準備好了嗎?)」英國人問。

「Directly, (就好)。」勃黑流道夫回答，向她問到克累操夫。

她約制了興奮，平靜地說了她所知道的：克累操夫在途中很虛弱，他立即被送到醫院裏

去了。瑪麗亞·芭芙洛芙娜得不安心，要求進病院做看護；但他們沒有允許她。

「我能走了嗎？」她說：「注意到英國人空等候。」

「我不說再會；我還要和你見面，」哥黑流道夫說。

「卜羅斯齊切（原諒我），」她說得幾乎聽不見。他們的眼睛交過了，在奇怪的斜視的目光下，和她不說「卜羅示洽切（再會）」而說「卜羅斯齊切（原諒我）」時的可憐的笑容中，哥黑流道夫明白了，關於她的決定的理由的兩個假設中，第二個是可靠的：她愛他，但她覺得，和他結合，她便要破壞他的生活，但她與西蒙生同去，便是讓他自由，於是現在她高興，因為她執行了她所要做的事，同時她又痛苦，因為要和他分別。

她緊握了他的手，迅速地轉過身，出去了。

哥黑流道夫回顧英國人，準備同他走，但英國人在記事冊裏寫着什麼。哥黑流道夫，沒有打攔他，坐在曠透的木椅上，忽然感覺到異常的疲倦。他疲倦不是因為不眠之夜，不是因為旅行，不是因為興奮，而是他覺得他因為自己的生活而異常疲倦。他靠在他所坐的椅背上，閉了眼，立刻入於酣沉的如死的睡眠中。

「哦，現在願意去看獄室嗎？」監獄長問。

哥黑流道夫醒了，詫異着他是什麼地方。英國式寫完了他的筆記，想看看獄室。

走過門廊和令人作嘔的臭走廊，——在走廊上，令他們詫異地，他們看見了兩個在地上小便的囚犯，——監獄長、英國人、聶黑流道夫，由典獄們陪伴着，走進了懲役犯的第一個獄室。在獄室裏當中的板床上囚犯們都已經躺下了。他們大約有七十個人。他們頭抵頭臂靠臂地躺着。當參觀的人進來時，大家都饜着臉，在板床上跳起來站立着，閃避他們的新測了一半的頭。還有兩個人躺着。一個是青年，臉發紅，顯然是在發燒熱，另一個是老人，不停地呻吟着。

英國人問，年輕的犯人是否病了很久。監獄長說，是早上生病的，老人已經躺了很久，但沒有地方可以移他，因為病房已經滿了。英國人不贊同地搖頭，並且說，他想知道這些人說幾句話，並要求了聶黑流道夫翻譯聽所說的。原來是：英國人，在他的旅行的唯一目的——研究西比利亞的流放與監獄——之外，還有一個目的，即是用信仰與贖罪而宣傳得救。

「告訴他們，說基督可憐他們，愛他們，」他說，「並且爲他們而死。假若他們相信這個，他們就得救了。」當他說話時，所有的囚犯都無言地站在板床前，手裏衣襟伸直着。「

告訴他們，在這本書裏，「他結束，」這一切都說得，有能夠讀書的嗎？」

明白了，有二十多人是識字的。

英國人從手提包裏取出幾冊皮面的新約，於是許多有筋力的手連同堅硬的黑指甲從粗麻布衣褲下向他伸出，互相擁擠着。他在這間獄室裏發了兩冊福音書，便走到另一間獄室。

在另一間獄室裏經過了同樣的事情。那里是同樣的空氣，惡臭難聞；同樣地在前面的窗子之間懸掛着聖像，在門的左邊是同樣的尿桶，並且是同樣地臂靠臂擁擠地站着，同樣地大家跳起，伸直身軀，且完全同樣地有三個人沒有立起。兩個爬起、坐着，一個繼續躺着，甚至不看進來的人；他們是病人。英國人完全同樣地說了那些話，且同樣地給了兩冊福音書。

在第三間獄室裏聽見了喊叫與騷動聲。監獄長走進去，喊了：「立正！」當門打開時，又是大家在板床前站得筆直，除了幾個病人，和兩個打架的人，他們帶着憤怒變相的臉互相撕揪着，一個抓頭髮，另一個抓鬍鬚。他們直到典獄跑到他們面前時才互相放手。有一個鼻子打出了血，流着鼻涕、口水、血，他用袍袖擦去牠們；另一個理出被扯下的鬍鬚。

複

「班長！」監獄長嚴厲地喊叫。

紅臉的有方的人走上前。

「班長也不能夠摸他類的，太人，」班長說，那監獄長發笑。

「我來鎮壓。」監獄長說，皺着眉。

「What did they fight for? (他們爲什麼打架?)」英國人問。

聶黑流道夫問了班長，打架是爲了什麼。

「爲了脚布，是拿了別人的，」班長說，繼續地笑着。「這個打他，那個還手。」

聶黑流道夫向英國人說了。

「我想向他們說幾句話，」英國人轉向監獄長說。

聶黑流道夫翻譯了。監獄長說了：「可以。」然後英國人取出自己的皮面福音書。

「請你翻譯這個，」他向聶黑流道夫說。「你們爭吵，打架，但基督，他爲你們而死的

，給了我們另外一種方法來解決我們的爭執。你問他們，他們知道不知道，按照基督的法律

，應該怎樣對待侮辱我們的人。」

聶黑流道夫翻譯了英國人的話和問題。

「罵了長官，他審問嗎？」有一個疑問地說，斜視着莊嚴的監獄長。

「打他，他就不要侮辱你了。」另一個說。

聽見了幾個贊同的笑聲。聶黑流道夫把他們的回答向英國人翻譯了。

「告訴他們，按照基督的法律，應該做得恰恰相反：假若有人打你這邊的腮，你把那邊

的也伸出去，「英國人說，做出似乎伸置自己胳膊的姿勢。

頭黑流遂夫翻譯了。

「讓他自己試一試吧。」誰的聲音說。

「他怎樣打那邊的還要伸出來的腿呢？」躺着的病人之一說。

「他這樣地窘難你了。」

「好吧，試一試吧，」後面的謔說，快樂地發笑。大家不能約制的哈哈聲充滿了全室；甚至被打傷的也帶着血和鼻涕哈哈笑了。病人們也笑了。

英國人不覺得窘，並要求向他們翻譯，說那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對於有信仰的人就變成了可能的，容易的事情了。

「你問，他們喝不喝酒？」

「當然喝的，」聽到一個聲音說，同時又有了哄笑與哈哈笑聲。

這間獄室裏有四個病人。對於英國人的問題，爲什麼病人不集合在一個獄室裏，監獄長回答說，他們自己不願。他們不是傳染病人，有醫藥助理員看他們，替他們診治。

「有兩個星期沒有來看我了，」一個聲音說。

監獄長沒有回答，鎖着鐵門一個獄室。門又開了，大家又站起來，安靜了，英國人又發

復 給福音書；同樣的情形發生在第五間，第六間，右邊，左邊，兩邊的獄室裏。

活 從懲役犯那里他們走到流刑犯那里，從流刑犯那里走到地方政府的流刑犯那里，又走到自願跟隨來的人們那里。處處是同樣的情形！各處的寒冷、飢餓、閨情、患傳染病、受侮辱、被監禁的人顯得好像野獸。

英國人散出了規定數目的福音書，便不再散發，甚至也不再說話了。慘悽的情景，尤其是窒息의 空氣，顯然也消滅了他的精力，他走過各獄室，對於監獄長的關於各獄室裏是什麼樣犯人的報告，只說着「Ei Helt」(好的)。

黑流道夫好像在夢寐中行走着，不能夠拒絕再走，也不能走開，感覺着完全同樣的疲倦與無望。

二十七

在流刑犯的獄室之一中，黑流道夫詫異地看見了他早晨在渡船上所見到的那個奇怪的老人。這個髮亂而滿臉打皺的老人，着一件髒汗的、烟灰色的、肩頭破爛的襯衫，和同樣的褲子，赤脚坐在板床邊的地上，嚴厲地懷疑地看着進來的人。他的憔悴的從髒襯衫的破孔裏看得見的身體是可憐的、羸弱的，但他的臉却比在渡船上更加神思凝聚、嚴肅、興奮。所有

的囚犯們，和在其他獄室裏一樣，在長官進來時，都跳起來，站得挺直；老人却仍舊坐着。他的眼睛發光，眉毛憤怒地皺着。

「站起來！」監獄長向他喊叫。

老人沒有動，只輕蔑地笑着。

「你的奴隸們站在你面前。但我不是你的奴隸。你身上的封印……」老人說，指示監獄長的額。

「什——麼？」監獄長威脅地說，向他走近。

「我認識這個人，」聶黑流道夫連忙向監獄長說。「他爲什麼被捕的？」

「警察局因爲他沒有護照把他送來了。我們要求不要送這樣的人，但他們還是送，」監獄長說，憤怒地斜視老人。

「啊，你似乎也是反基督軍中的人嗎？」老人轉向聶黑流道夫說。

「不是，我是參觀的，」聶黑流道夫說。

「怎麼，你們來看基督的叛徒怎樣地蹂躪人嗎？就是這里，你看吧。他捕了人，成羣地關在小籠子裏。人應該臉上帶着汗吃麵包，但他把他們關起來了；好像豬豕，喂他們，不給他們工作，讓他們成爲野獸。」

「從誰什麼？」英國人問。

聶黑流道夫說老人在批評監獄長，因為他監禁人們。

「你問他，按照他的意見，應該怎樣對待那些不遵守法律的人？」英國人說。

聶黑流道夫翻譯了問題。

老人奇怪地發笑，露出整齊的牙齒。

「法律！」他輕蔑地重複，「他先搶劫了所有的人，佔去了所有的土地，奪去了人們的所有的財產，收歸他自己所有，殺死了一切反對他的人，然後寫出法律，要別人不殺人搶劫。他該在先寫出這個法律。」

聶黑流道夫翻譯了。英國人笑着。

「你問他，現在我們究竟要怎樣對待竊賊和兇手呢？」

聶黑流道夫又翻譯了問題。老人嚴厲地皺眉。

「向他說，要他從自己身上拿下基督叛徒的封印，那時候，他就不會有竊賊，不會有兇手。向他這麼說吧。」

「He is crazy, (他發狂了，)」當聶黑流道夫翻譯了老人的話時，英國人說，於是聳了聳肩，走出獄室。

「做你自己的事，不要管別人的事。各人管自己的事。上帝知道處罰誰，寬恕誰，我們却不知道，」老人說。「做你自己的長官，那時候長官就不需要了。」他深說：「去吧，去吧，」忿怒地皺眉，向滯留在獄室裏的聶黑流道夫閃眼睛。「你看見了，基督叛徒的奴隸怎樣地用人喂虱子。去吧，去吧！」

「當聶黑流道夫走到走廊時，英國人和監獄長站在一間空獄室的打開的門前，問到這間獄室的用途。」

監獄長說，這是尸室。

「噢，」當聶黑流道夫向他譯出時，英國人說，並想進去。

尸室是一間普通的小獄室。牆上點着一盞小燈，暗淡地照亮了一個角落上堆着的袋囊。木柴，和右邊板床上的四具死尸。第一個死尸穿粗麻布襯衫和襯褲，是身材高大的人，有小而尖的鬚鬚，和剃了一半的頭。尸身已經僵硬了；紫的手，顯然是放在胸脯上的，被分開了；光腿也被分開了，腳向外伸着。在他旁邊躺着一個穿白裙白褂的、光腳光頭的、有細而短的髮辮的、在打皺的小而黃的臉上有尖鼻子的老婦人。在婦人旁邊又是一個穿紫色衣服的男子的尸首。這顏色令聶黑流道夫想起了什麼。

小、尖、向上翘的鬚鬚，整齊、好看的鼻子，白、高的額，稀少、卷曲的髮。他認出了

相讓的容貌，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昨天他看見這顆彈孔是興奮、憤慨、痛苦的。現在他是

冷靜、不動、異常美麗的了。

復活

「是的，這是克累換夫，至少，這是他的物質的實體所留下的遺跡。」
「爲什麼他曾受苦？爲什麼他曾生活？他現在明白了嗎？」
「黑流道夫想，他覺得，這回答是沒有的，除了死亡，什麼也沒有。」於是，他覺得難過。

「沒有和英國人告別，黑流道夫讀了獄長領他到院子裏去，並且覺得必須單獨在一個地方，以便思索他在這天晚上所經歷的一切，他便坐車回獄館了。」

二十八

黑流道夫沒有躺下來睡覺，在旅館的房間裏來回走了很久。他和卡邱莎的事情完結了。他是她所不需要的，這使他覺得悲哀而羞慚。但現在不是這番事使他羞惱。他的別的事情不僅沒有完結，而且比過去任何時候更加苦惱他，要求他的活動。

他在這個時期所見所知道的一切可怕的罪惡，尤其是今天在一個可怕的監獄裏，那殺死了可愛的克累換夫的罪惡，勝利了，統制了，他不應看不到征服這罪惡的任何可能性，而且並不知道如何征服。

在他的想像中出現了成百上千無情的將軍、檢察官、監獄長們監禁在惡臭空氣中的被侮辱的人。他想起那奇怪的青鸞官長的被當作瘋子的自由拘禁人，以及尸體之類，在忿怒中死去的克羅漢夫的美麗的如燭的臉。先前的問題——是他，黑流道夫，瘋了，還是那些認為自己聰明而做出這一切的人們瘋了？——帶着新的力量擺在他面前，要求回答。

彼得思索疲倦了，他坐倒燈前的沙發上，機械地打開英國人贈他作紀念的福音書，這是他清衣袋時攪在褲上的。

「據說，這里有一切的解答，」他想，打開福音書，開始閱讀隨意打開的地方。

他讀着馬太福音第十八章：

一、當時，門徒進前來，問耶穌說：「天國裏誰是最大的？」

二、耶穌便叫來一個小孩子來，使他站在他們當中。

三、說：「我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得進天國。」

四、所以凡用自己謙卑像小孩子的，他在天國裏就是最大的。」

「是的，是這樣，這是真的，」他想着，記起了只在他自己謙卑的時候，他才感覺過生活的

安樂與喜悅。

第五 凡為我的名，接待一個像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

復

六 凡使這信我的小子跌落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運人的頸項上，沉在深海裏。
 「這個？」他問自己，覺得這些話什麼也沒有向他說明。「爲什麼要有磨石放在頸項上和深海裏呢？不是這是不對的？」不精確，不清楚。他想起自己的生活中曾有幾次從摩爾摩福音書上這些地方的不精確總是不滿意。他又讀了第七節，第八節，第九節，第十節，說到絆倒才說到絆倒的事是世上免不了的，說到把灰丟在水裏裏的摩爾摩說到小子們的使者在天上常見天父的面。「多麼可惜呀，他是這麼不貫串，」他想，「但是我們覺得，這裏面有點好東西。」

他繼續閱讀：

十二 因爲天國來爲要拯救失喪的以色列人。

十二 十二個兀者，每一隻羊，每一隻羊，迷失了路，以你們的意圖，他豈不撒下這九十九隻羊，往山裏去找那隻迷路的羊麼？

十三 若是找着了，我實在告訴你們，他爲這一隻羊歡喜，比爲那沒有迷路的九十九隻歡喜，這大略。

十四 你們在天上的父，也是這樣不願意這小子裏失喪一個。

「是的是的，要他們失望，這不是父的意旨；但在這裏，讓他們却上百成千地失喪着。並且沒有拯救他們的方法。」他想，更向下閱讀：

「二十三日，那時彼得進前來，對耶穌說：『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該怎樣饒恕他呢？說到七次可以麼？』」

「二十二日耶穌說：『我對你說，七次是到七次，乃是到比七個比次。』」

「二十二日天國好像一個王次要和他僕人算賬。」

「二十二日四時才算賬的時候，有人帶了一個欠一十萬銀子的來；」

「三十五」因為他沒有什麼償還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的妻子、兒女、並一切所有的，

「三十六」那僕人就俯伏土拜他，說：『主啊！寬容我，我將來還清。』」

「三十七」那僕大的主人見他動了慈心，把他釋放了，並且免了他的債。」「

「三十八」那僕人出來，遇見他的一個同伴，欠他十兩銀子，他便揪住他，拉着他的鬍鬚，

「三十九」說：『說，把你所欠的還我。』」

「四十」他的同伴勸伏俯央求他，說：『寬容我吧，我將來必還清。』」

「四十一」他又不肯，竟去把他丟在監裏，等他還清所欠的債。」「

三十一 衆同伴看見他所作的事，就甚憂怒，去這事被告護王主人。

三十二 于是主人叫了他來，對他說：「你這惡奴才！你來求我，我就把你所犯的惡事。」

三十三 你不應當憐恤你的同伴，像我憐恤你麼？」

「就只是這樣嗎？」聶黑流道夫讀完這些話時，忽然出聲地說：他全部實體的內在聲音向他說：「是的，只是這樣了。」

聶黑流道夫發生了過着精神生活的人們所常發生的事情。所發生的就是最初他覺得是奇怪，矛盾，甚至嘲笑的思想。在生活中常常找到了證實，忽然成了最簡單而無疑的真理。現在他這樣地明白了這個思想，就是：從那使人們感受痛苦的可怕的罪惡中獲得拯救的唯一而可靠的方法，只是要人們在上帝面前永遠承認自己是罪人，並因此是不能夠處罰不能夠糾正別人的。他現在明白了，他在監獄與囚牢中所見的一切可怕的罪惡，以及那些造出這種罪惡的人們的安詳的自信，只是因爲人們想做不可能的事情：自己是罪惡的，却又去糾正罪惡。罪惡的人要糾正別的罪惡的人，並想用機械的方法達到這個。從這一切當中所生的結果，只是貧窮而貪婪的人們，把這種虛假的處罰別人與糾正別人作成自己的職業，而自己却墮落到極端，並且腐化那些被他們所蹂躪的人。現在他明白了他所看見的這一切的恐怖是從那裏發生的，並且爲了消滅這種罪惡，應該做什麼。他斷不能夠找到回答！就是差給給他得

的問答。這就是永遠地饒恕一身的人！無數次地饒恕，因為：自己沒有罪過因而饒恕或糾正別的人是不沒有。

「但這是如此簡單，是不可能的！」黑流道夫向歐以說。同時無疑地看到：「雖然起初他慣于相反的看法，覺得這個奇怪！」這不僅在學理上是無疑的，而且是現實的問題。解答：這個通常的反駁：對於罪惡的人應該怎樣辦呢？讓他們不受處罰嗎？這現在已經不苦惱他了。假若能證明，處罰減少了犯罪，糾正了罪犯，則這個反駁便是有意義的了；假若證明的是完全相反的和並且明白了，有些人並沒有權力去糾正別人，因此，你所說的唯一合理的事，就是不再去做那不僅是無用而且有害的，不道德的殘忍的事。你們多少世紀以來處罰了你們認為是罪犯的人？那末，他們被除盡了嗎？沒有被除盡，而且他們的數目，三方面因為被處罰所腐化的罪犯們，一方面因為拘禁及處罰別人的罪犯們，法官，檢察官，審問官，監獄官，反增加了。」黑流道夫現在明白了，社會及一般秩序存在着，不是因為有這些審問及處罰別人的合法罪犯，而是因為雖然有這種墮落，人們仍舊互相地憐憫，互相地愛。

三 希望在這本福音書裏找到這個思想的確證。黑流道夫開始從頭讀起，讀完了總是感動也時，由則，他今天第一次在這個訓戒中看到的，不是抑象美麗的思想，牠大部份是誇大

的不可執行的要求，而是簡單而明白的實際上可以執行的訓戒。猶在執行時（這是十分可能的）將建立全新的，人類社會的機構，在這種機構中，不僅是貪婪黑流道夫那殘憤憤的一切暴力都要自己消滅，而且人類可以達到的最高級的幸福——地上的天國——也會實現的。

這種誠律有五條。

第一條（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一至二十五節）是人類不該殺人，而且不該對弟兄發怒；不應該認為任何人是無價值的「拉加」；若是同任何人爭吵，便應該在把贈品，即是新贖，帶給上帝之前自行和解。

第二條（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七至三十二節）是人不僅不應該姦淫，而且不應該對婦女姿色也發生淫念，而且一旦和一個婦女結合了，便應該永遠不背棄她。

第三條（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三至三十七節）是人不應該對任何事情發誓。

第四條（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八至四十二節）是人不僅不應該以眼還眼，而且還要在打這邊腮時，送上那邊腮，應該饒恕侮辱，安心地忍受他們，不要拒絕別人所請求的事情。

第五條（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十三至四十八節）是人不僅不應該報復他的仇敵，不和他們打，而且還要愛他們，幫助他們，為他們服務。

那黑流道夫注視着燈光，神志滯頓。想起了我們生活的一切醜惡，他坦白地設想着，假

若人們根據這些戒律而受教育，生活會成爲什麼樣子；久未感覺到的喜悅充滿了他的心。好像是他，在長久的疲勞與痛苦之後忽然找到安寧與自由。

他整夜沒有睡覺，如同對於許多許多讀福音書的人所發生的，他讀的時候，第一次了解了他讀過多次而未注意的話的全部意義。他吸收了這本書中展示給他的那必需的，重要的，快樂的東西，好像海綿吸水。他所讀到的一切，似乎是熟悉的，似乎是確證了，並且使他認識了，他從前早已知道但不會充分認識不會相信的東西。現在他認識而且相信了。

但不僅是他認識而且相信，人們若執行這些戒律，便將達到他們所能達到的最高級幸福，並且他現在認識而且相信，每個人所唯一要做的事便是執進這些戒律，人類生活的唯一合理的意義便是在此，而且違背這些戒律即是錯誤，便將引起處罰。這是由這全部學說中產生的，並且特別明白而有力地，在葡萄園的比喻中被說明。

種葡萄的人，被派到葡萄園裏來替主人工作，以爲這園是他們自己的，以爲園裏的一切都是爲他們做的，而他們的事情只是在這個園裏享受自己的生活，忘記了主人，殺死那些向他們提起主人，提起他們對主人的義務的人。

「我們是在做同樣的事情，」那黑流道夫想，「懷着錯誤的信念，以爲我們是自己生活的主人，以爲生活是爲了我們的享樂而給予我們的。這顯然是錯誤的。假若我們是被派到

復 這里來的，那也是由什麼人的意志，是爲什麼目的。但我們却認定，我們活着只是爲自己的
享樂，顯然我們要遭遇不幸，好像不執行主人意志的工人也要遭遇不幸。主人的意志是表現
活 在這些戒律中。一旦人們執行這些誠律，天國就要在地上建立，人們就將得到他所能獲得的
最高的幸福。

「你先去求天國和上帝的正義，其餘的便將添加給你。」但我們在求「其餘的，」且
顯然沒有得到牠們。」

「所以這就是我的生命的事業。剛剛完結了一個。另一個又開始了。」
從這一夜起，晝黑夜道又開始了全新的生活，這不是因爲他進入了新的生活環境，而是
因爲從此以後他所發生的一切對於他具有全新的與過去不相同的意義。

他的生活的這個新階段將如何結束，將來才會知道。

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復活各章內容概覽

N.K. 羅倫斯著

第一節

第一章 馬斯利澤發自監獄赴法庭..... 一

第二章 馬斯利澤的身世..... 二

第三章 森黑流道夫發覺的早晨..... 三

第四章 他在赴法庭的中途考慮到他的假定的婚姻..... 四

第五章 森黑流道夫休息室裏..... 五

第六章 法官們。候審檢察官不來。在法庭的走廊上..... 六

第七章 陪審官們的檢查和他體的走入法庭。法庭的描寫。法官馬特維。尼基蒂支..... 七

第八章 犯人們。預備的訴訟手續。宣誓。神甫的檢驗。陪審官們推選陪審長。庭長對陪審官們演說..... 八

第九章 訊問犯人們。森黑流道夫認出卡里耶沙。宣讀公誦狀。犯人們的擲行..... 九

第十章 公訴狀..... 十

審問犯人時。審問的中斷..... 五〇〇

第二章 弄黑流道夫初到寄居姑母家的時候。他在這時和卡邱沙的關係..... 六〇〇

第三章 三年之後弄黑流道夫第二次來到姑母家的時候..... 六〇六

第四章 卡邱沙第二次和他相見時給予弄黑流道夫的印象..... 七〇〇

第五章 復活節的前夜。弄黑流道夫由祈禱上所得的印象..... 七〇六

第六章 第二天。弄黑流道夫對卡邱沙的熱情。獸性的勝利..... 八二〇

第七章 弄黑流道夫誘惑卡邱沙..... 八二六

第八章 尚保克的來到。他和弄黑流道夫去參觀。弄黑流道夫忘記了卡邱沙。後來。在戰後訪問姑..... 九〇〇

第九章 審問權。見證人的審問..... 九〇四

第十章 醫藥局裏的宣讀。對陪審官們察看物證..... 九〇七

第十一章 公訴人的演說。辯護人的演說。候補檢察官的發問。被告的最後的話..... 一〇〇二

第十二章 庭長的結案。弄黑流道夫的良好責備..... 一〇〇八

第十三章 陪審官們的會議。他們關於馬斯洛發罪狀問題的爭論。陪審官們的回答。陪審官們回..... 一一一

到法庭去。陪審法官何以能定罪..... 一一一

活劇 第二四章 法庭的判決。弄黑流道夫與庭長的談話..... 一一一

第二十五章	與辯護士的談話	二二六
第二十六章	考爾治根家的襲安	二二七
第二十七章	考爾治根公爵夫人的內室	二二八
第二十八章	喬黑流道夫返家。『心靈的清洗』	二二九
第二十九章	馬斯洛發回監獄	二三〇
第三〇章	女獄室和女囚犯們	二三一
第三一章	同獄室的人對於馬斯洛發的判決的態度	二三二
第三二章	馬斯洛發的法庭上和監獄裏男子們對她的態度。女囚犯之間的爭吵	二三三
第三三章	喬黑流道夫要娶馬斯洛發的決心。他和阿格拉菲娜。彼得羅芙娜的開誠的談話	二三四
第三四章	法庭判的第二天。少年囚犯	二三五
第三五章	喬黑流道夫向檢察官要求拜馬斯洛發見面。拒絕以後的參與筆案	二三六
第三六章	喬黑流道夫到流刑監獄的無效果的探訪。監獄長的住宅。日記	二三七
第三七章	受審後馬斯洛發在夜間的思想。喬黑流道夫離獄後馬斯洛發赴車站迎接的那一夜	二三八
第三八章	監獄中集合彌撒	二三九
第三十九章	彌撒	二四〇
第四〇章	教堂裏的人對於禮拜的態度	二四一

第四章 弄黑流道夫第二次探監。在監獄門外的等待。男會客室

第四章 女會客室

第四章 和卡邱莎的會面

第四章 瑪斯洛發對於自己生活對於自己社會地位的看法

第五章 弄黑流道夫要改變自己外表生活的意向。弄黑流道夫在辯護士家。瑪斯洛發案的上訴狀

第六章 辯護士的太太

第七章 獄中囚犯關於兩個囚犯受鞭答的談話

第七章 發管時弄黑流道夫在監獄門外的等待。與監獄長說到他的職務。在辦公室與瑪斯洛發第

第八章 二次的會面

第八章 卡邱莎為明紹發母子跪請求。她向弄黑流道夫的艱峻的說明，堅決拒絕嫁他

第九章 和瑪斯洛發的會面在新黑流道夫心中所生的印象。章城。保高杜好美斯卡雅納短髮。

第十章 弄黑流道夫想起和她的相識。想起殺獲物

第十章 弄黑流道夫初次拜訪葛斯林尼考夫。獲得許可與卡邱莎及章城。保高杜好美斯卡雅納

第十一章 獄辦公室會面

第十一章 弄黑流道夫帶許可證去監獄長家。談拒絕和瑪斯洛發見面

第十二章 弄黑流道夫在監獄門外。申訴見內東爾。在明諾夫的監獄裏

活 復 第五一章 弄黑流道夫在監獄門外。申訴見內東爾。在明諾夫的監獄裏

第一章 庫斯明斯基之行。燕黑流道夫決定把田租租給農民。他的發揚.....二八九

第二章 和農民的談話。他把田地以低價租給農民。燕黑流道夫與農民的不滿.....二九五

第三章 燕黑流道夫去到他繼承姑母的田莊上.....三〇一

第四章 燕黑流道夫在鄉村遇見貧農.....三〇四

第五章 燕黑流道夫在卡邱莎的燒草場。統將說到卡邱莎和趙約小孩.....三一〇

第六章 回返莊房。農婦與管草爭吵。燕黑流道夫想到土地私有權對於人民的危害。與管草談.....三一〇

第二部

第五三章 在監獄的走廊上。因無錢照應被拘留的人的請求.....二六〇

第五四章 在監獄辦公室。和政治犯們的會面.....二六三

第五五章 草。保羅德維契斯。瑪麗亞。芭芙塔芙娜。施切普尼娜的革命活動.....二六七

第五六章 政治犯們與獄吏分別.....二六九

第五七章 燕黑流道夫在羅護士家。第一次拜訪馬斯林尼考夫。馬斯林尼考夫太太請客日.....二七二

第五八章 與馬斯林尼考夫談話。准許調馬斯洛薩夫病腕服藥.....二七八

第五九章 燕黑流道夫與瑪斯洛薩夫第二次會面。後對煉船廠的改變。第三次會面。馬斯洛薩夫在獄室和同伴們談到這次的會面.....二八二

復 活

第六章	到把地租給農民	三一五
第七章	弄黑流道夫根據亨利·喬治的學說與農民談話之無結果的嘗試	三二〇
第八章	不眠的夜晚·楓琴·弄黑流道夫的回憶與思念	三二七
第九章	弄黑流道夫和選出的農民談話·亨利·喬治學說的陳述·農民的同意·舊照片	三三一
第十章	回城·與阿保克相遇	三三〇
第十一章	訪問辯護士·辯護士對於宗派教徒案的法庭裁判的評價	三三六
第十二章	赴監獄的途中弄黑流道夫與車夫的談話	三四九
第十三章	弄黑流道夫訪問監獄病院·卡邱莎做看護·照片在卡邱莎心中所引起的情緒與回憶	三五二
第十四章	赴彼得堡·弄黑流道夫在姨母治爾斯卡雅伯爵夫人家	三六〇
第十五章	治爾斯基公爵·爲舒斯托發事件去訪瑪麗葉特	三六九
第十六章	弄黑流道夫在大理院的衙門裏·在大法官弗爾夫家	三七五
第十七章	治爾斯基家的宴會·談到決鬥·與基塞外特爾的晚會	三八〇
第十八章	辯護士的來到·瑪麗葉特的短箋·弄黑流道夫在弗羅必也夫男爵家	三八四
第十九章	彼得羅巴夫洛夫斯基堡壘的司令·精神的作嘔·弄黑流道夫與司令官談到政治囚犯	三八九
第二十章	弄黑流道夫在大理院·大法官們	三九七
第二十一章	新聞詳談案·馬斯洛發上訴案的審理與無結果	四〇二

活 復

第二章	毒黑流道夫與大理院候補檢察長塞列甯的談話	四〇六
第三章	塞列甯的性格	四一〇
第四章	毒黑流道夫回到姨母家。在姨母家遇見瑪麗葉特。引誘與毒黑流道夫的動搖	四一五
第五章	毒黑流道夫在舒斯托發家	四二四
第六章	舒斯托發的姑母說到自己的被捕	四三〇
第七章	侍從武官保加退來夫。毒黑流道夫在托波羅夫家	四三三
第八章	毒黑流道夫在瑪麗葉特的戲院包廂裏。夜間散步與毒黑流道夫的思想	四四〇
第九章	回返莫斯科。馬斯洛發從病院被送回監獄的消息。遺消息對毒黑流道夫所發生的印象	四四五
	。在監獄辦公室與卡邱沙的見面。卡邱沙與警察助理員「調情」的內容	四四五
第三〇章	毒黑流道夫這時所做的事情。研究犯罪與刑事法庭問題	四五三
第三一章	毒黑流道夫的姊姊娜塔麗亞。伊發諾夫娜。拉高任斯卡雅	四五九
第三二章	毒黑流道夫和姊姊的會面。他和姊丈關於法庭與土地私有的爭論	四六三
第三三章	關於法庭的禮儀爭論	四七一
第三四章	毒黑流道夫的旅途費用。閱讀日記。囚犯們登車出發	四七七
第三五章	囚犯們途中的行列。遇到富家的馬車	四八三
第三六章	毒黑流道夫在飲食店裏。懊悔和姊丈的嚴峻談話。囚犯心中著	四八七

第三十七章 弄黑流道夫在警察局。囚犯的死。瘋子。第二件囚犯中書……………四九三

第三十八章 在下城鐵路的車站上。囚犯列車。弄黑流道夫與馬斯洛發及其他囚犯的談話。火車
的開行……………五〇〇

第三十九章 考爾洽根家的行列。客車行駛前弄黑流道夫與姊姊相會。弄黑流道夫出發……………五〇五

第四〇章 弄黑流道夫在車廂制輪室裏想到囚犯的死。雷雨……………五一三

第四一章 車廂裏。二等客車。塔拉斯說到自己的苦惱……………五一八

第四二章 車站的停業。考爾洽根家的人下車。一羣工人……………五二五

第二部

第一章 馬斯洛發在四比利亞的旅行情形。在休息站的早晨……………五三一

第二章 護送官對囚犯的處罰。囚犯間的怨訴。瑪麗亞。芭美落芙娜與西蒙生的干預……………五三四

第三章 卡邱莎和同伴政治犯的關係。瑪麗亞。芭美落芙娜……………五三七

第四章 西蒙生。他和卡邱莎的關係與對她的影響……………五四〇

第五章 卡邱莎與政治犯接近所生的改變。弄黑流道夫。爲這個改變對卡邱莎而有的感覺……………五四四

弄黑流道夫和政治犯相識之前及以後對他們的態度……………五四四

第六章 宮梁操夫。他說到洛生斯基與羅索夫斯基的受刑……………五四九

第七章	在中途休息站門前的夜晚	五五三
第八章	聶黑流道夫在談送官房裏	五五六
第九章	中途休息站的獄室。刑事犯的生活情形與待遇	五六一
第一〇章	馬卡爾。普夫金的請求。他的過去	五六五
第十一章	聶黑流道夫在政治犯室	五六七
第十二章	農民革命者——那巴托夫與康德拉切夫	五七二
第十三章	男女政治犯之間的關係。格拉別惹。蘭彩發	五七八
第十四章	政治犯之間關於人民的爭論	五八一
第十五章	諾佛德佛羅夫	五八四
第十六章	夜晚檢查。西蒙生向聶黑流道夫說出要娶卡邱莎的志向	五八七
第十七章	和西蒙生的談話對聶黑流道夫所發生的印象。聶黑流道夫和卡邱莎的說明	五九二
第十八章	政治犯室中聽到撒特林與聶維也羅夫的命運而生的興奮。克累梯夫的激動。發狂的刑事犯	五九六
第十九章	聶黑流道夫回返客店。他對於監獄制度的恐怖的感覺	六〇〇
第二十章	聶黑流道夫自休息站追趕囚犯。囚犯的運動。垂死的克累梯夫。乘船過渡	六〇六
第二十一章	在渡船上的談話。宗派教徒老人	六一〇

第二章 來到省城。聶黑流道夫拜訪當地長官。關於馬斯洛發與克累操夫的請求……………六二四

第三章 聶黑流道夫在郵局。塞列寧的信與馬斯洛發向皇上請願的回批。監獄長拒絕聶黑流道夫入獄……………六二〇

第四章 在當地長官家的宴會。客人。聶黑流道夫在將軍家的情緒……………六三四

第五章 聶黑流道夫與英國人一同入獄。聶黑流道夫與卡邱莎的最後說明……………六三〇

第六章 訪問刑事犯室。英國人散發福音書……………六三五

第七章 在流刑犯室中遇見宗派教徒老人。他的反對權力的控訴。克累操夫的尸身。聶黑流道夫由於克累操夫的死所生的印象……………六三九

第八章 聶黑流道夫的精神興奮。他讀福音書。光明。聶黑流道夫在新生活的道路上……………六四三

版一渝月九年二卅國民華中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許 不

書 叢 文 譯

活 復

著 泰 斯 爾 托
譯 羅 植 高

人 行 發
林 文 吳

南 方 印 書 館
印 刷 者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重 慶 民 國 路 二 十 一 號
成 都 陝 西 街 一 三 八 號 附 五 號
桂 林 中 北 路 四 一 里 六 號

分 陸 角 陸 元 捌 拾 貳 價 定

重慶市圖書館雜誌審查處審查章去國字號政審處



\$ 28.65